周易本義註

周易本義註卷之六

新會　胡　方　大靈撰

繫辭下傳

第一章

此章贊易書之善首二節言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該詳第三至九節言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親切末節例明聖人之情總註云卦爻吉凶造化功業是釋其所言末釋其所以言須更究入一層方見有爲　凡聖人治已往之事即以治未來皆卦爻吉凶之類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二節言卦爻是言書之卦爻與蓍之卦爻相符併言書中卦爻之詞足備蓍之卦爻之用也　卦爻書所能爲不待用書雖詞非蓍所能爲易所以待卜筮用者專在此耳二節併言卦爻者見詞所以該詳之故也卦爻於蓍所衍之卦爻該詳則詞因之而係亦於蓍所衍卦爻之斷亦該詳矣　此節言書備蓍所衍之卦爻按下節

動字指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則象爻變亦當只占者
所値之象爻變也　象象萬事萬物之各體爻象萬事
萬物之相交奇則獨偶乃交八卦奇而因重偶也因重
之卦爻王仍作二物一偶看周公乃作六物三偶看三
畫之物以其二畫爲偶則有一畫間置者又無內外相
應相交之象總不足故八卦只可合作一象看因重方
可分看作六爻也　單八卦卽卦義亦不見凡事物無
交得失當不生也　萬事萬物不外二氣之老少純襍
所成今八卦乾坤爲老爲純三女爲乾索坤爲少陰爲
陰襍三男爲坤索乾爲少陽爲陽襍物體之大凡盡矣
數者氣之紀氣之所無數不能有氣所成之象止此則
蓍以數成之象亦止此矣　八卦無陰陽均者物非男
卽女無不男不女半男半女者也故畫止於二四則有
均而莫適爲主矣　此節及下節首句總言盡所有之
卦爻與蓍無不相符言蓍有八象書亦有八象蓍有六
爻書亦有六爻蓍有變卦書亦有變卦也書非預爲蓍
謀但在氣在數總不外此理書視氣而作蓍用數而爲
自然兩无參差也　作書作蓍俱是要像出萬物萬事
而事物除各體相交無可象處矣故皆小成於三畫大
成於六畫　六畫外無可復設之爻象事物已盡也故
書只六爻而爻畫在其中　此節恐人知蓍之卦爻
亦有限或疑書之卦爻有限不必與之相符故云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上句究極　書備蓍之卦爻下句乃言書詞之爲蓍待用者至備也　上節言正卦爻之備此上句言變卦爻之備上節兩在在其中是言已盡於此唯盡相推之致而後爻盡於此已盡相推之致則更無相推者出其外矣推剛者必是柔推柔者必是剛剛本從柔變來則有剛時先有剛之變而往者在矣柔本從剛變來則有柔時先有柔之變而往者在矣正卦原是推變卦者故有正卦不患無變卦也總之此之所推者即是推此者觀此之有所推便知有推此者也象詞有以卦變起義者因見得變在其中也　下句雖承上句說而已總承上文是將占者所値說到盡處動在謂不獨卦在爻在而併卦爻之動亦在也　動即變也註云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謂所値正卦爻所當變之爻象非指所値之動爻所値之動爻現成是動不應爲當動且是正爻則可頂爻在其中說不必又說變在其中方見係詞之不遺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節言占者所値之卦爻是動者書中之卦爻是靜者靜是體動是用疑聖人詞之所命是施於書之卦爻則

是言體之吉凶悔吝未是言用之吉凶悔吝以爲占者所値之卦爻斷恐未親切不知吉凶悔吝雖先命之於書而是將來因卦爻之動而後見以應之者則聖人當計及足爲動者之應而預假設作動以命之矣豈於人動有不親切乎　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是以言外見聖人預作動命理當如此則聖人必如此也　卦爻之材質境遇雖因之作動則有吉凶而未有作動則材質未用境遇未爻吉凶亦未成也　人之卜筮者皆在未動時聖人告以動之吉凶悔吝皆告以將來之事使之趨避若已動則告之無補矣動方命以吉凶是聖人寬人遷改之路即過而能改可復於無過之意　註云雖詞之所命承上節言言命之於書也　因卦爻句是預透下見乎外句言　筮法老少少多則以老爲動少少老多則以少爲動六爻皆少則六爻皆動故占者所値雖無爻重亦是動卦爻　此動字是正卦之用爻與上爻指變卦不同上爻言變卦不外正卦爲變卦係詞不外爲正卦係詞此言正卦之係詞皆以其動係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此節因占者之正卦變卦皆鬼神一時爲一人一事所與當是同宗之義乃變卦之吉凶悔吝多與正卦相反

恐人疑變卦之詞是聖人另作係之與爲此卦之變卦不切故爲之釋疑總指點明變卦與正卦不同見詞之不同非不切也　如謂變卦之詞必與正卦相類方切此卦之變卦則必變卦與正卦之詞無異而後可也今觀變卦固與正卦不同則詞正以不同爲切矣　聖人之詞本未嘗拘爲何卦之變卦而係但不論是何卦之變卦皆另爲一時義則就此時義而係之詞便不論是何卦之變卦皆切也　二句總將上爻一變字詳析言之凡變卦皆是先剛而後變通爲柔而先柔而後變通爲剛者本是能生而不止者亦方始而未終者言本是不能禁其後有不同之意時是前後相禪者亦前後相代者言時是不能與其先同之意立謂立定不移而含生彼之意得變卦時　正卦未嘗去故曰立趣者隨其時候之所宜而不違也　變有增其舊者有損其舊者若仍其舊則非變也　善惡之力厚者積之有自微進盛之時候善惡之力薄者積之有自化入衰之時候時之不齊由其本之不齊生也

去舊爲變即新爲通

吉凶者貞勝者也

上二節已言詞切爲着卦命此下五節又言其切之至以他事物之詞係此事物固不切以過不及之詞係

事物亦不切人情欲自寬於聖人罰惡之事必曲求其苛以毀之今卦爻之惡不一等而聖人槩予以凶悔吝且凶悔吝多於吉亦人之所議也故言此五節以釋之謂天下得吉止有一理吉外卽予以凶非過苛之詞也

悔未離乎凶吝己入於凶皆凶也　无咎亨貞是事體未是事應屬有凶甚之詞有時數使然非事應之詞

事應之詞只有吉凶悔吝耳　吉凶有明著於詞者有詞未及而可推見者要之皆在詞中也　貞勝謂爲貞而相勝　貞謂物之之正理而又依之乃吉而須以爲常者謂之正不盡謂之常亦不盡故稱曰貞意重在常不在正　正者所當然常者所不得不然當然之理皆因得然不得不然之勢而定合理卽合勢故正者卽常

正以是非言常以利害言有空以禁其變故以此爲常勝謂此之所勝在彼此之所受勝亦在彼爲彼此之外無他物也使尙有他物則彼此不必適爲相勝之物矣　是勝凶者止吉勝吉者止凶之謂非吉能勝凶凶能勝吉之謂　貞之爲卦爻所離合是吉凶之故貞之一是吉凶勝之故本爻含而未露下方發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節正申明所以貞則勝 合之則吉不合則凶故以爲常而合則吉不合則凶者止一故得吉者止一其餘皆得凶者也 天地句從天下所以貞一之本說下日月句又証明天地之貞一 天地物也道事也天地之道猶云天地之事謂天地之來有其所以觀人者而卽其事之正而以爲常者也 觀者指易簡下節方申明行道育物皆天地之道而行育中有示人所以行育之理只一箇易簡也 日月是道之行卽天地之道之一端 易簡是所以明之理貞明易簡之效也日之自率陽性爲明易也月之受明於日簡也 中昃盈虧溫爽薄蝕之類皆日月之道而上事皆以明爲之不明則無上事是貞明也 貞乎一謂貞止在乎一 一指易簡易簡是其物一是其數也不言易簡言一釋上節所以貞爲勝之故也因隱指易簡而未明故下文申言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節釋明觀字之實謂所謂觀者何也是易簡也爲其以此示人故曰觀也 易簡是釋觀之實示人是釋所以名觀之義 唯健故易唯順故簡確然隤然原所以有此示人之由 言之也義見上傳首章 下節承天下之貞一言此節後須結出天下貞一以爲下文之地當云萬物皆天地之分體天地貞乎易簡則日月之所以

貞明者由貞乎易簡天下之所謂貞一者即貞乎易簡可知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上二節只是吉凶相勝之故合此節方盡卦爻吉凶以相勝之故　上文貞勝貞字就卦爻言上二節泛論貞以起此節此節方正承卦爻之貞言上文貞字中有一及卦爻與離合之意此節總發明之　一事物之貞只一事物視之以爲吉凶他事物不必視之以爲吉凶也今使事物之貞一於易簡而卦爻之貞不必一於易簡則天下之動吉凶相勝卦爻不必吉凶相勝矣乃卦爻正效像事物者則亦效像事物之易簡專爲貞於其中而又見得見失於其中矣此卦爻吉凶相勝一如事物相勝之故也

此指易簡天下之貞一於易簡而天下之動不必盡如其貞是此易簡獨爲天下之貞而又不能使天下盡合之者也　效者效其獨爲天下之貞而又或合或離於天下也非直效易簡直效易簡則无凶矣　不正言卦爻之貞一於易簡而有離合倒言易簡獨爲卦爻之貞與爲卦爻所離合所謂詞有賓主也　貞在此則離合乎此之吉凶可斷矣貞一乎此則離合乎此無復離合乎貞而吉外止凶外止吉可斷矣故言卦爻之貞一於易簡又言卦爻離合乎易簡而吉凶勝

之故无餘義矣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節說透吉凶勝之故而此節結之　謂貞一而卦爻與之或離或合如彼故吉凶生而又相勝此貞勝之說也　內指蓍卦外指書蓍卦揲蓍所得之卦也謂蓍出一卦爻書即以此應之　吉凶見乎外即上文勝字之義　吉凶非有吉有凶者或吉或凶之謂乃止一吉一凶之謂也總要見詞之嚴謂非凶見即吉見非吉見即凶見於凶外无所更苛於吉外无所更寬也　首二句結上文意已畢以下二句特申明此二句事體耳　謂爻象之動雖吉凶之詞未見而吉凶之理已定不然則詞之見非其正應矣而吉凶已定則趨避之方亦已定是變之見即功業之見矣　功業謂人之所以成功業者即人之功業也　爻象之動自蓍之人營而成故謂之變　此句申明爻象之動包含吉凶此[illegible]足見詞之親切然　此一段主言吉凶之无過不及以見親切之中又親切若大槩言因吉凶而命以吉凶則反寬一皮又雜一段之意无此文法只合以下句為主以此句作陪筆耳　就吉凶之見言之是吉外即槩以凶此見聖人之嚴而究其所以嚴則見聖人之仁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以上以言易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該詳親切爲主聖人之情句只因吉凶相勝生出己是一段之餘波此節以造化功業推明聖人之情是聖人之情一句注脚又餘波之餘波　上文聖人之情言似嚴而實慈此節推明嚴之所以爲慈也　大意言非嚴不能禁民之非非禁人之非不能生人可見係詞之嚴出於生人之慈也

大德句引起下文之詞天地以生爲德則聖人亦以生爲德矣　非位无以行生人之事以生爲德者非實位不能實位句猶云以生爲德也　守位句言以生爲德則首重生人失位无以生物而非人无以守位則欲生物者安得不先生人乎　人貴於物生人本急於生物不待爲守位計此就貴於物外加言其所當急也須補出上層不可單說人以守位重　聚人句言欲生人則莫急於生財　聚生聚之聚謂使之遂其生无死亡流散之患也非多爲己助之意　己上言要用人理財句言又要用義不能禁民爲非則民有饕於爲非不然亦陷於禽獸則雖生猶不生故必在理財正詞以禁之而理財正詞不以義亦未能禁故又要用義　民之非有

因財而生者侵奪淫侈是也唯限其所取節其所用可以禁之民之非有不因財而亦生者一切縱欲恣意是也唯告諭警戒可以禁之　義則理之正之一依乎理所當然而不參以貶損之私意也　以理財正詞比吉凶之斷卦爻以義比吉凶之相勝以禁非比使人趨避連上段總言以生人須生財又須以義理財正詞而禁非　天地句是言造化以下是言功業功業者所以治天下之功用事業也以人守位以財聚人以義禁非是治天下之功用事業

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是誘人尚象併教人尚象之法也　聖人皆尚象則人之當尚可知而觀聖人之所以尚象則尚象之法亦可知矣　尚象之法在於象中求出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用之　制事制物皆是制器做象以為器為器之以應象皆是尚象　為器以應象者不用以制所為之器而先用象以制所為之器所由起之器也如弧矢之利是取睽以制成一天下之乖而後制弧矢以應之也　首節言象所以足尚之故以引起聖人尚象以下方正言聖人尚象之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取諸物以上是察神明之德萬物之情先言象之精以見通類之當也　觀象二句言其大觀鳥獸二句言其小自大說到小以見无所不觀也　鳥獸之差別在文地之宜謂草木草木之花實枝葉是其文也觀亦是觀其文　近取二句總結上文謂其遠取諸物如此則其近取諸身可知而遠取諸物自如此是則近取諸身又遠取諸物也　註健順動止是訓神明二字性是訓德字雷風山澤是訓萬物二字象是訓情字神明萬物不止此舉類之詞也在內而不可見故曰德在外而可見故曰情通者隱而顯之是達之於外也類以似之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上節取物象而歸諸易以下就易取物象而制爲器也如離先是取物相麗之象而紀之今又取其所紀相麗之象而爲網罟　結繩是情物麗是德　物麗爲物所麗也物之柔弱輕而相麗者便有爲物所麗之德　爲

網罟是尙情之象以佃漁是尙德之象　器之情德聖人无師亦能設之而既有可師則不自用而師之乃聖人也取非聖人之見短處正聖人之見長處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木是情入動益是德　木之德不止入動入動是其一德益又此一德所生之德之一也　為耜為耒皆兼取入動　耜耒入土之力在上動土之功在下　總取木之能入能動又能益人之象而用之　以上二卦卦名本卦德故取其德而名亦正切其事非尙象必於名有取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此總取情　借噬嗑為市合是尙象復偶因名可借而併借之非尙其象必可借其名亦非以借名為尙象事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尚象以制治天下之統體是尚之極大者　是取德總之黃帝堯舜之變化無爲是取諸乾坤　通其變者有當變之理而不能變如變被阻塞在一處行不得而今去其阻塞使行也　天下所以有變理者以民之倦於前事也倦於彼必不倦於此故通其變所以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二句申明變通之實　化者去故而出新是釋通之體段神者因其故之當去新之當出而順之非以己必與焉猶易之无思无爲也是釋通之機趣　使民宜之釋其變二字變是前事之變則必與前事正對反者方是前事爲民所倦故生變而因爲民所不宜故生倦是民所宜乃生變之事之正反對生變之事之正反對方是生變之事之變也今所通者是使民宜之之事故曰其變　通其變卽通其使民宜者故所以使民不倦　易窮則變四句贊通變之道善謂此是合易道而卽合天道者也　易者天地有一道其名爲易窮則變三句正疏其實易者一理而易也窮則變故

是易變則通故是理通通則久故是一理窮者不可行如政之爲民所倦是也通通者可行久者一理之不息如三代之建寅建丑建子變也而法皆可行通也建始之義常存久也若秦之建亥亦是變通而於萬事不便民不樂奉其朔是不通也而於天地人之始皆不合則建始之義絕而不續矣　天亦以易爲道故以易爲道者天祐之吉无不利則天祐之微也　垂衣裳句是總結上文猶云變之黃帝堯舜變化而无爲者也　不通其變是不變化如是則不能使民宜而不倦而不通不久故天下治言能變化即結通其變也不神以通變則是有爲故垂衣裳言無爲即結神也　取諸乾坤言此變化無爲是取諸乾坤也　變是化所成註變字頂上文變字化字頂上文化字即頂通字　乾坤先取天地而象之今又從乾坤取天地之象而用之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

此取情　木行水上是萬物之情象在易中者　不通者人爲水所隔而不能用行也如是則不能致近物於遠亦不能致遠物使近物有不致則天下有不利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此取德下動上悅是易所以象服牛乘馬之意思於其中者意思卽德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此亦取德　豫之德爲順動而順動所以遠害則亦有豫備之意矣人之順樂動樂在目前爲得豫貽樂對後來爲能豫備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此兼取情德木地物也木以動德地以止德相合則杵臼之象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亦取德火之動而上澤之動而下物之德也　上上而不止下下而无極此君貴而民賤君亢而民離之象大亂之象也聖人以此制成大亂之世界在目前而後制爲禦亂之具以待之此兵所由設也弧矢舉一端以該兵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此亦取德然不取三畫卦而取六畫卦之德　四陽方進而連勢壯也壯則未可壞敗是卽有固意　壯固不獨可取爲宮室而宮室其一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此亦取德物之大與其過皆物中之德也　大過之象大者過之象也聖人取以過其事之大者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此亦取德　陽明陰暗以五陽決一陰以極明破餘暗之象也以書契治百官察萬民是絲毫欺隱皆決盡之事故是取此象而爲者　明暗夬皆物之德也

第三章

此章教卜筮者必觀象　卜筮者不過欲知吉凶則以爲但觀吉凶而可以已矣不知卦爻之正與所問事事應者則其吉凶是正命所問事矣卦爻之與所問事反應類應者則其吉凶未是正命所問事也故必須就象觀其與所問事離合而後吉凶之爲反告正告類告可知而後所問事之吉凶可知也　言象之詞卽象人非不看而看之不審猶之不觀也　章中只言吉凶悔吝之占是切爲卦爻斷非懸爲所問事斷而不可不觀象之意在言外見吉凶悔吝爲卦爻斷未爲所問事斷則必知卦爻之所以吉凶而後可以推所問事之吉凶矣　大意言象中有材有動而詞之吉凶悔吝切此言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謂易初有畫无文只是以象爲書而畫是一物之似故名象也　像者未直是事物而似乎事物也未直是事物則有待於言似乎事物則有所可言此聖人所以爲詞以繼之也　像也猶云材動之似也

彖者材也

象是象詞其意不離明吉凶悔吝　物之材料精粗良楛爲器美惡之體統卦之於爻亦如此如乾則六爻皆健之變坤則六爻皆順之變屯則六爻皆屯中物事蒙則六爻皆蒙中物事是也材也猶云言材之象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爻是爻詞　六爻天下之動之象爻詞是依此象而發明其形容道理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節與上二節文氣一縄　是故二字謂吉凶悔吝之詞爲言象故不得不設非不爲言象而漫設總謂是切言乎象之詞也　非如此不能言象故欲言象卽不得不用此　生著謂卦爻之吉凶悔吝以吉凶悔吝之詞生發著明出來與人見非吉凶悔吝之詞生著也而意則言有詞以使吉凶悔吝生著非正言吉凶悔吝以詞生著

第四章

此章辨陰卦陽卦之疑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謂多陰之卦反謂之陽多陽反謂之陰此似可疑不知必須多陰始是陽卦多陽始是陰卦蓋一方能爲主二不能爲主一陽二陰則是陽爲主而爲君子之道二陽一陰則是陰爲主而爲小人之道此所以必一奇二偶合之爲奇斯是陽卦必一偶二奇合之爲偶斯是陰卦也 一奇二偶則奇一偶二奇則偶言奇偶猶言一奇二偶一偶二奇也 末節釋明奇所以爲陽偶所以爲陰 其德行句謂此奇偶之卦表裏皆顯出一箇道加人之德行來而是何德行也 道之意思在裏爲德道之形模在表爲行而奇偶之卦表裏皆是君子小人之道陽統陰而貴故稱君陰承陽而賤故稱民 以貴爲主則貴而爲君子以賤爲主則賤而爲小人 君子小人兼德分言 善與誠則爲君子之德惡與僞則爲小人之德爲勞心之事則分當爲君子爲勞力之事則

分當爲小人 辨卦之陰陽无大緊要因其說可悟爲人立心須一故記之 陰陽皆能爲主而二卽不能爲主可要成一種人須立定一種心也

第五章

此夫子釋小象之別詞以其大關係於人而特記之亦以見象詞之約畧其中尙有包蘊有畱餘玩詞占者當如此以用其心也 夫子平日如此說易者多但象詞皆用此例則言多而書難於載故另爲約畧之詞而如此類者皆逸之所謂書不盡言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節釋憧憧之所以未光大與不可憧憧之事理不待思慮而定加以思慮則害理所以未光大也而憧憧之未光大无事不然卽爲事亦如此 三下節自歲功說到爲學見天道人事无不然 何思何慮言道體非言求道者不待思慮不以思慮有者正以思慮得思慮其不思慮者則可以思慮創道則不可也 殊塗百慮皆

已自然則不待設處殊百皆同皆一則不須揀擇所以容不得思慮　同歸一致以理之綱言殊塗百慮以理之目言殊百言詳備也　同歸以究竟於彼言一致以根本于此言如終皆可以成歲同歸也始皆欲成歲一致也或日或月或寒或暑或往或來殊塗百慮也是發爲理途是由此理同歸之途卽一致之慮但對致慮而言則爲慮由靜而動也對歸而言則爲途由行而止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以下指點何思何慮之實際　理在往來屈信不在明生歲成利生總言天地利物之理皆是不待思慮而有　推者此往彼來　如來者推去往者也先此往彼來後彼往此來是相推　未往而來來而不往則礙未來而往往而不來則斷往而後來亦往而卽來來而後往亦來而卽往皆可以如此不可不如此則是當如此所謂理也而可以如此又不可不如此則何用思慮而後得此當如此之理所謂自然也唯自然方是理非有不自

然之理也　總之因感而起者是理過感而爲者是憧憧屈正信之感信正屈之感使我可然不可不然是感動我之然也往者三句正中明上事是因感而起之事自然爲誠爲公不自然爲妄爲私　必思而後有從者於思慮之事外又須思使從此事之方法也既有思慮又有此思故曰憧憧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節言學中功後之效不待思慮　尺蠖二句承天道而廣之以起學問之事謂凡屈後自有信理伸後自有屈理不待思慮不特天道可見卽萬物亦有自然者何況君子之學乎　尺蠖龍蛇在物爲一類在一類爲大小偶舉一類而見其無不然也以此推之他類可知精義四句以納於心爲屈發於外爲信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精義者將人心處物之裁制從粗講求到精也入神則到精之極處矣　人心之義到至精處只是物理不見心之所爲則有見及義之精卽併見及心之无方在其底所謂入神　利用卽以所精之義致諸用而利也　餘義註備　此君子所以勿忘勿助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節言學中效後之效亦不待思慮　未之知謂自是以上无求進功夫可爲則其進與不進非己所預知不知是功之止故曰屈德盛而致窮神知化是效之發故曰信　不知後德一路進向盛去是信之漸到盛之極而窮神知化是信之成　窮神知化德與神化同體而能反己知之也窮是窮理之窮亦知也　德盛己是信之極但未發爲窮神知化則未見其盛仍似伸之未極故以窮神知化爲信之極事　自致者自然而取得此也此窮知之知不用致知工夫得也　道本神化得此而後謂之得道・神即上文之神化即上文之義此與上文別者入時是一隙之窺窮是全舉之覽精是功夫知是現成因彼時神化在身外此時神化在身內也　神化者道之全體大用得此方是於道无不得　神只是以无生有化只是有而不滯　知化之所得精義利用可以得之此與上節分己得未得者全在於神不神但有神則有化故併言之耳當串說以窮神而知化歸重窮神方合　化直言之是物之宜義橫言之變動不居義零說化合說也　上節學者之行恕求忠而未得此夫子之一以貫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節專以非所困非所據釋象詞未盡之義　象詞以石之比剛明蒺蔾之比剛未明故畢釋剛實則釋明承乘皆剛也　剛爲君子何以比之石與蒺蔾若以石與蒺蔾爲美比則又不應係以下面之占此象詞之所未明者也今釋之謂君子非小人所能市事之轉見惡結之終必離君子非不當困當據而非彼所能困能據則非彼所當困當據也　此見小人唯有自新則君子不必事而見容不必結而見助不然則事之結之反非計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所以獲之道　象詞解悖只見獲之所以利未見射之所以獲也　禽比非人而在高位　弓矢句見射非无器之事起藏器句射之句見器外又有人巧起待時句　藏器是內有其具待時是又有用其具之巧在具之外　動而不括雙頂藏器待時言釋藏器待時所以利之故　才有困頓勢有齟齬則作事不去所謂括譬之射則矢之偏枉侯道之有觸而中阻也　末句是釋獲之无不利之占是虛設以待其人之詞與他詞實從卦爻起義者不同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釋不行雖无咎而終不免小人之道象詞只釋爻所以許之无咎未見爻非以此教君子亦視此為畧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釋滅耳是不明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亦聰不明中之包蘊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釋象詞之所餘留見象詞之於爻詞有闕者以其事之至明不俟論非闕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飭釋四之失信以才能非以心術見爲臣當兼量才能不得專恃心術以告无罪也亦象詞未及所以然之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象詞位正當也只釋所以能得此爻詞之故是爻詞上上層事今此節乃將爻詞逐一釋之其知幾乎以上提出知幾以引起不俟終日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四句正釋不俟終日是知幾易日句又提出介石貞吉介如石焉二句釋不終日本於介石君子三句釋貞吉　首句言知幾之本謂神方能知幾非極靈不能知而非虛極不能靈極故知幾者之心如蓍之虛以涵靈者也　上爻二句言知幾之凡　幾者後事之端伏於前事中者也上爻中有諂下爻中有瀆是後事之端伏於前事中也故不諂不瀆為知幾知而後能預遠之預遠之而後能遠也　上爻主嚴敬下爻主和愛嚴敬會生諂和愛會生瀆瀆自褻也　動之微句先發明見幾所以必是不俟終日之故　幾之體制是前事中後事之端上爻中之諂下爻中之瀆以例明之此句又言幾之在前事中在於極早是又言此體制所處之地位也　凡事初輕後重初少後多皆初微而後著也物之著者所生亦著物之微者所生亦微事初是微則幾在事初中亦微矣微猶言在事初也事有其端即是其事已發動　善

惡吉凶相連之事善幾之見即吉之見惡幾之見即凶之見 凶先字重先字猶云早也 吉未有見未有絲毫吉凶可見時方是超然吉凶之先微是善惡未有所見之時此即吉凶未有可見之時也到稍近善惡時則善惡可見非吉凶之先矣 幾在前事未終日時故微幾在前事未終日時則見之亦在前事未終日時矣 易曰句轉文似云由此言之方知不終日云者言知幾矣然易不但日不終日而先之之以介於石係之以貞吉何也 介如石三句曰氣似云蓋惟神能知幾而介於石者又所以神之本也人能介如石焉則不用終日而識幾之斷然矣不然則不終日之識未可冀也此易所以言不終日而必先以介於石也 介者此心不入於欲之操守也此是致神工夫與聖人之洗心事同而用力異耳 君子三句曰氣似云若夫貞吉云者謂不俟終日則吉但欲其長吉故又戒以貞耳而不俟終日何以吉也蓋天下之事圖之早則成君子能知幾則能圖之早而修已則德進治人則業盛而爲萬夫之望矣 幾有順生者自微而彰之人類是也微彰者因事而有增益也如上爻之詔下交之瀆是也幾有反生者自柔而剛之類是也柔剛者屈之不堪則激昂也如劉先主之柔忍而不能純是也四字不外孟子於不可已而已章之義皆言人心運流之勢非言天下之事機與作用之術數說作禍

禍起伏與以與爲取之類者大謬　知微知彰謂方見有微在時卽併見有彰在也下句倣此　萬夫之望謂德業爲人所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以顏子之事釋不遠復　所謂有不過見得如何是過在面前耳非已有於身也未嘗復行謂卽投轉不復向之去非行過不再行也如此方是不遠復　此卽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知善則知不善爲善則去不善也知是擇之功而非大知則擇亦不能必明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彖詞言三則疑已釋明爻詞是戒人致一此又以天地男女之事例明不一之利害以見所以當致一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以立心勿恒之所爲釋其所以致凶　危以動三句非立心勿恒正面而立心即有所爲故致凶也　安易即安易於動語非動語外另一截事　安易皆心安之意但動用及身心安則有體之充隨之故統言身語專主於心故專言心也　安易不外孟子不動心之義謂當於理而可無恐懼疑惑也　動言之理不可枚舉故以安易處言之若求之理則在交定而已故實言之要之定交而後求即安易而後求耳　求中亦有動言而交定則動亦安言亦易也　先施所以定交定其交猶云先施　君子修此二句承上文之事而言其效以爲下文反案一截立意總在此　所以全之道止有此則舍此不全可知矣　此指安身之動易心之語定交之求全者有益無損也　危以動三句皆不能久處其本分而急望增益故不能待理之當動當語當求而强動語求也　前與字助也後與字畀也　稱施而求則求有輩无交之求必濫也　舜之若將終身焉恒也　勿

粵雅堂校刊

恆者一毫欠缺亦不能耐一息欠缺亦不能耐也於上九居益之終而仍求益不已看出 在人君動主國事語主教化求主賦斂危懼无交三項漢武帝俱有之

第六章

直言詞之至精所以聳人尚詞占也 上傳易有聖人之道四章只以使人無不知來物為至精今乃直言其所以使人無不知者極明來物盡明來物也首節是陪跌之筆以下方是正文全章大意似云前世聖人立象其開物成務之功亦已至矣而後世聖人因而係之詞其事尤有進也 次節又以從下文有出之義先言以起發下文 三節言彰察之極其致是所以使人知之事是精細之義四節前六句言彰察所及之無限量是所以使人無不知之事是精密之義後二句洪言衰世之意以總結兩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通節重末二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是理之已足然止以卦體之通之是事之有可加此後世聖人憂世

之心所以因之以起事而亦必有所起之事也　作易
至卦立始成而有乾坤而後有摩盪有摩盪而後有卦
故乾坤為易之門其所從起即如其所從出也　乾坤
指奇偶兩畫　物者氣之質易所寫陰陽之意虛而以
畫為質猶天地間所行陰陽之氣虛而以物為質也
陽與陽合陰與陰合及陽與陰合陰與陽合皆是陰陽
之合　天地之氣自微陽至極陰為一段雖流行不已
總此一段終而復始耳而一段中析之為八節一節析
之為三分觀一歲二十四氣分八卦每卦管三氣可見
八卦象氣之一段也因而重之象此一段之流行不已
也八卦之陰陽純雜象一節之陰陽分數也一歲之中
己亥為純陽純陰餘皆或陽雜陰陰雜陽而又雜有多
少也　有體之體形體也以體之體猶體道之體引而
近之歸於體中不稍相離也　撰德皆兼正變正即善
變即惡善即必吉惡即必凶是即往來也撰即是顯德
即是幽　有撰有德即有可名有可物但本體尚含蘊
在內下文彰察
節乃宣出來耳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以下言詞　節意言係詞之事似因而逸其實是創而
勞　稱名即係詞之謂因卦爻而舉箇名有字有聲之

謂名名或以名名爲之或以物物爲之也　雜而不越口氣一開一合以不越爲爲主　雜者名不一類類又不一等也如人與物是不一類人之父子君臣是不一等忠與孝是不一類守成之孝與蓋愆之孝是不一等　不越則只用其所本有所以似因而逸　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己盡包象中所稱之名不能出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外故不越　于者于稱名也稽其類者事有出于盛世之意者有出　於衰世之意者今考其事觀其與何者類也事由盛世之意起者必簡易而用思慮少事由衰世之意起者必繁重而費思慮多故考其事之易簡繁重則知其與出於何意之事類也　其衰世之意　謂類於衰世之意以稱名之事比之體通　爲繁重也　淳質者渾厚樸畧人心知識未多之時也　知識未多之時未有邪說誣民之亂則告之善惡易信　行險僥倖之術未生則告之吉凶易信又知識未多則其事未繁待告者有限故聖人但立象以告卜人筮人使之觀象以喻人而其言之工與未工遍與未遍有不復計　衰世之人中於邪說誣民之亂則但告之善惡必疑必待明到善惡之不可掩處始信恃其行險僥倖之術則但告之以吉凶必疑必明到吉凶之无可逃處始信也又其事日繁待告者无限須廣爲之備下二節皆明善惡至不可掩明吉凶至无可逃又廣爲之備之事上古聖人處无所

用此之世則不思慮到用此亦不得有所以爲此之思慮所謂非上古之時思慮所及也衰世之意言於上古之思慮所未及而及之所謂創而勞也上古不及是不必及非不能及　衰世之意謂處衰世而欲救世之意救生於衰故是不可已之意而救施於衰故亦不易遂之意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節及下節前六句實疏稱名中之事即所稽得而知衰世之意之事也　口氣似云吾何以云稱名爲衰世之意也蓋就而稽之而見夫易之盡言盡至无以加矣　此節直言稱名之體段下節横言稱名之數量彰往句是綱下三句是目微顯二句是彰之目正言句是察之目彰往者彰占者已然之事之善惡也察來者察占者未至吉凶之應也雖只彰察卦爻而卦爻即人事之象故彰察卦爻即是彰察人事聖人之意亦爲人事彰察非爲卦爻彰察也　彰者發之使明也察是察乎天地之察非察邇言之察所以彰察之實在下文　微顯者從顯言及其微使顯者亦爲微也闡幽者從幽而言及其顯使幽者闡出來也如坤六三柔順中正得坤

道之純是已見而顯由此而推出其德之直方大言之
是微顯也如乾九二性體剛健是屬德而幽由此推出
乾暘之事言之是闡幽也　顯者單彰其顯幽者單彰
其幽亦是彰而不如微顯闡幽之表裏彰甚也以併見
其含直方大之德而後益見柔順中正純坤之爲善藪
併見其能爲乾暘之事而後益見性體剛健純乾之爲
之善材也　當名辨物者加之以名則是其應得之名加
以物則是其所應得之物不誤以宜加彼者加此也
無形體者之號爲名如道德之類是也有形體者之
號爲物如天地之類是也　顯幽皆有以名稱以物稱
者如乾三之乾暘以名稱顯也乾初之潛龍以物稱顯
也坤二之直方大以名稱幽也坤五之黃裳以物稱幽
也　上句是彰之微此句是彰之切不微則雖切亦有
遺不切亦雖微亦尚朦朧皆非彰之極其致也　切上句
是一思慮之長所爲下句是衆思慮之博所爲不博則
有不得其恰可之名物而以他近似者借用矣　當辨
不論從同從異而要逼肖所稱者之實　正言斷詞項
察來言　正斷工夫雖在爲占時无回護苛刻之私然
亦得力在上文二句善惡未明則吉凶有誤縱不誤人
亦不信也　正言者正不正之言也斷詞者斷不斷之
詞也人以善爲不必爲以惡爲不必去此不正之見也
吉凶定則令人易了此見是正不正也人欲不爲善欲

不去惡此不斷之志也吉凶定則令人絕了此志是斷不斷也　言字也詞說也說以字成字爲說用離之是字合之是說吉凶之詞兩皆可稱非有兩指也　備謂彰察備所以彰察者亦備彰察備是明得失之事備微闡當辨備是彰之事備正斷備是察之事備而彰之事備又察之本備　備見聖人之用其思慮直用到无可復加處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首六句總將上節之事橫言其邉幅　卦詞止於六十四爻詞止於三百六十四似彰察只彰察此數而於人事不能該遍故又言此以破疑　旨遠二句方言彰察之該遍首二句先言所以該遍之故微闡當辨總以稱名爲之稱名該遍故微闡當辨能該遍言詞又因微闡當辨之所及者而命微闡當辨該遍則正斷亦該遍也

稱名與當名辨物不同義稱名只是舉箇名當名辨物又言所舉之名於人事有當有辨也大亦與當辨不同義大是名自己寬廣當辨是名與人事切合也　謂其稱名也微其外面只是稱一名一物似所稱者小而

究其包蘊則此一名一物已取出事物之類在此而又
非止取一二事物之類而大矣　小大猶多少　類者
事物之大凡事物之形實不能多取事物之大　凡則一
物可以通有萬物之所有而能以少取多矣　卦爻是
事物之類不是取類以稱不足以彰卦爻而彰得卦爻
則彰往无餘事矣　名有不能取類者无與物同者也
有取類不能大者不能同物之相同者也　其旨遠二
句項微顯當名二句言　其旨遠詞所欲微闡當辨者
遠其詞文謂能微闡當辨乎遠　遠言廣博非言深奧
盡天下之顯是遠盡天下之幽亦是遠　辭以達爲文
全不達則泛泛之字而已不見是物爲質　而以此爲之
文也達不盡達則是琢彫爲樸反貽質之　隨非增質之
文也文文字緊貼遠字言謂於遠而无不達也　遠之形質
无法可盡達唯遠之類可盡達而非能取遠之類之詞
亦不能達今　卽以取類大之名爲辭則其辭是能取遠
之類之詞矣　遠卽大之義大以規模言遠以度數言
總合多成體也　承上文口氣云稱名將以爲辭也而
如是以爲詞則其詞雖以施諸遠指亦文矣　遂字用
之是稱名積而成說是詞　其言句項正言斷詞言
口氣亦跟着段謂言沿詞而命今稱名之取類大詞旣
因之指遠而文矣則言亦因詞而曲而中矣　曲而中
謂於天下事物委曲言盡中之天下事物在遠在近在

左在右在前在後其形勢委曲言盡中之則其行亦委曲是正斷該遍之義看錯曲與直相反作隱約講則與明得失之旨悖矣　其事句申明上文之詞卽申明彰察之量也　大遠曲是有窮盡无窮盡兩可之詞今又中其大遠曲是无窮盡者也　謂名小類大旨遠詞文是易之彰往其量博也言曲而中是易之察來其量亦博也然所謂大遠曲者非大遠曲而有窮盡乃因无窮盡而得大遠曲之名也　其事卽指稱名取類指遠詞文曲中　肆出現也隱猶有未出現者也　肆而隱絕是肆不盡肆非有數事終古肆之終古有隱也　今日有人於名中見己事之類於詞中見己事之指於言中見中己事以為稱名小取類大指遠詞文言曲中是其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出見一回明日又有所謂肆也而尚有他事之類他事之旨他事之中為今日明日所未見則是尚有下回之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未出見所謂隱也　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之出見總是類旨中之出見三段事之肆而隱總類指中之肆而隱肆而隱所以為大遠曲也
因貳二句承上文詳列其事其出於衰世之意愈明而決言之通貫二節謂易辭之彰察之極其致如彼彰察所及之无限量如此其出於衰世之意无疑矣　因貳一句卽衰世之意四字貳是衰世之事因是處衰世之

粵雅堂校刊

事濟民行是意卽云處衰世因而生濟其衰之意也
貳字解見第二節兩以字皆當而字　濟濟民行謂意中
方以此自任未有實事實事在明得失之報　濟者救
之助之也　明得失之報五字是指上文之肆而隱以
上是事實此是事意　況言明未是濟貳工夫如上文
之明乃所以濟貳也　明得失之報是以察來括彰往
彰往總以為察來之地與信察來于人耳故併為察來
得失猶善惡　以字承上事之詞謂因因貳而濟民
行而如此也　二句大意云以上之事總其意而言之
則明得失之報之事耳而聖人何以有此事哉蓋聖人
處衰世而見民之貳因不得已　而以濟其行自任因此
而為此事也故曰衰世之意也　貳非如此以明不可
破貳不破則行不可得而濟故因貳
而欲濟必須如此以明詳見第二節

第七章

此進用易者以脩德　人之卜筮亦所以用易而免
憂患也然有憂患不及之處則不知卜筮矣且人非
神明卜筮未必能用不若為脩德之學高之可為神
明下之不失為寡過不待卜筮而自無憂患也故卜
筮以用濟行之易不如佩
服九卦以用脩德之易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下文將言九卦爲修德之事而先以易作於憂患爲搒証　首句不過陪跌之筆以下句爲主總言文王之作易是興易而作易之文王則有憂患之人也　首句言作易之功大興興于中古謂至此興異于廢亦興止在此時也　聖人述而不作使夏商先有完美之詞則聖人必不作由聖人之作可知從前詞不完美也而无詞則人不能用易是易雖存而實廢矣故文王作書時是易自廢而興文王之後无文王此時不興則後无望矣故止此時是興之時興廢則關係大矣興後來所不能興則關係益大矣故是言作之功　乎字是料前頭是廢後頭无興之詞下句用然字轉首句易說錯孔子不知易是何代所作則无理矣　有憂患從文王之境遇想見當大難處之境遇雖聖人亦不能无憂患也　憂患者憂患有凶悔吝以心言若文王有可憂患之事不成是孔子所不知不用　乎字料想之詞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

之制也

此承上節証明九卦是修德之事而遂言之　節前先由有憂患想及易必與處憂患關切次由易與處憂患關切在與修德關切而後言之故言修德之事卽是言處憂患之事　是故二字是承上事証明而言之詞是故作易者有憂患故是下事无疑之故　有憂患時則易非與憂患大關切必不暇作而今有憂患而作易則易之與憂患大關切可知易无修德之事則與憂患未大關切今以易爲與憂患大關切則以易爲有修德之事可知易无此德之基九事則未爲有修德之事今以易爲有修德之事則以爲有此九事可知九事除九卦无可當之者今以易爲有九事則以九卦爲有九事可知故有憂患足証明九卦爲九事也　卜筮足以免憂患而或不及卜筮或卜筮而不能用如總指所云不知修德者之該而安他卦亦有修德之事而渾全者示人隱約節目者示人散賾不如九卦之九事顯而括故孔子特拈出勸用而文王之意亦當重取乎此也　德之基等是卦可用以爲此是卦之用也　口氣句句是云此卦確是此事　學履則德有基學謙則德有柄學復則德有本學恆則於德能固學損則於德能修學益則於德能裕學困則於德能辨學井則德成地學巽則德

有制 禮是德之迹只是德之粗分而所以納後來之
德故日基 基者始之所可爲亦後之所恃以實一切
心上工夫道理皆未承受得只可且以禮律身而形體
日檢則嗜慾日馴而後以功夫與之能任以道理與之
能就猶一片平地牆屋皆未可設只好立箇基址而无
此基址則界牆架屋亦是隨作隨敗加添不上也 柄
者器所授人操持之處人能謙則能學能學則德不得
而去之則謙便似德之有操持之處以授人也又謙亦德
之一節如柄亦器之一飾後亦性之始後復性方是眞
德始復則徵而既後則不終於徵猶樹木之有根荄也
性後欲衰之驗欲衰則易勝而理易長故不終于徵
基稱本辨地制皆是成事固修裕是工夫固修裕謂
德得固之修之裕之之功夫也 合窮而通方是因
裕之不已則能窮而通矣德至是則有以自驗其堅定
矣 學者不必遺困而可設身處地以觀通否 辨是
已得辨非方去辨也 井在人爲成性存而道義出至
此則德如地之不動而物生焉矣 固是零碎地是全
體固是功夫地是自然 地中兼用在而但有德之正
行便是未及德之變化制則又於德之體有裁制而此
裁制是德所自爲只是德之一境候非功夫也 德順
事理之變是人之異而如此則于
德之常體有變如裁制出新樸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發明九卦象中之蘊使人能用　卦之象不可用於修德即象之意亦未可用于修德如履之象是上天下澤人如何做得天澤修德中亦何取用若天澤即知天澤之意是禮而未知如何是禮又无所得用唯釋明履是禮又釋明和而至之事是禮然後實有修德可用之履以示人矣　禮是人性之節文而適是辨上下之分故適是天澤之象　性者情之本而即事物之理禮　卒性之事故于情和而于理爲至和者庸也至者中也謙之象山在地下以至高屈于至卑自卑之極也卑之極尊而光之卑也故尊而光之卑是謙　前後皆正言此句旁言　剝之一陽幸而陰未去之非不能去止是不亂于陰地　水師地山謙雷地豫水地比皆陽之已進又不是從復之一陽來陰不能阻其來又方在下未能破陰而上故是從而不亂於陰在人心則初還之天性是此象也　復卦專就一陽取義則此亦專就天性之分言也　物者物欲之心　逐物則亦物而已　陽來

而不退方是不亂于陰方是復辨于物亦不復爲物亂
方是若如常人之惻隱忽然而起忽然而倒是物能辨
之未算辨于物也 恒之相應有雷風初四二五三上
之不同雜也而皆是相應不厭也在人則是所守不同
而皆是守乎常理也總是自復以後隨得據也　楊
墨子莫之執一皆似守德而實賊德必不一而後爲守
一故不取乾之純而健而取恒之雜而久也恒常也久
也守之失不一類唯守常以厭爲失以不厭爲久則是
久于常也 德之全體不一理德之各體是常理不時
非中不庸亦非中也故取雜又要取常方合守德所用
之久 損是損內內无可損可損唯欲故損在人是損
欲欲本于氣質之性則難損氣質之性原可勝以義理
之性則熟之亦易故以先難後易言損欲 制氣質之
性一分則義理之性暗長一分義理之性長一分則氣
質之性衰一分故習熟則易 益是益內內无可益可
益唯理故益在人是益理益理除有事勿正勿忘勿助
更无他道故以長裕不設言益理 困兼剛柔之體險
以說之德爲象直是人窮而通之象不待移借 窮是
境遇不可用人功夫中亦不可用人德中人用困用其
窮而通非用其窮也 井之居所而遷是從卦之象上
取象不似以上直從卦取象井是巽水上水之象居所
而遷又是井之象也 物之居所而遷者是井就人則

德之居所而遷亦是井也　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而是方來之陰欲上行者故其順處即入處在人則在權之心似以平常之行亦是稱物之宜而非常之宜庇平常之宜隱一層則稱之亦隱稱即順也隱即入也是亦順處即入處也　稱而隱謂單稱未見巽稱而隱方是巽以順未是巽順而入方是巽也　隱非先幾陰藏之術乃旁行之智

困理爲體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節用卦之處與用卦之時　用之非其處則无所以受用之非其時則亦不能效如履用之非心則不得形體以配其節文是无所以受也復用之未力行時則性必不復是不能效也　履以和行謂履用之以和行而首用之行是用禮之處而時則无所待和行使行於情和也非率情則不和而非中節則非率性除至无所得和故言和可以該至　行期于和即用和爲貴之意謙以制禮言謙與禮併用起非止用以制禮也非學非德所在无用謙處而凡有學有德所在即用之之處矣有學有德所在即用之之處則自修德之始至終无非

用之之時矣　謙所以居學居德之道　如不見有禮而
後能制禮不見能制而後自勉于德制之也　此句與論語
謙而信兼配孝弟愛親同文法制禮審酌成禮而由
之正所以和行之實際　復以自　知者復以用之自知
之物使有自知之效也自知之物是用復之處制禮後
是用復之時　自知者自知已之本來又止自知而人
不知也知性是知已之本來之性微而未發是　人所不知
以自知用之縱復亦是方微之性使之復也　制禮之
久則有方微之性可復　自知後則心有德矣　一者使
心之專一如此而无出入也是始終如一之一　一是
隨多隨少而一之　有德後則可求德純　而仁矣此用
損益之時也　德之害與利則用之之處也　損益之用
同時无先後　損益久則漸近于純而可克己復禮以
至於仁矣此用　困之時也幾微未遠之害未與之利爲
不可處約樂之根　以不能免乎怨者用困之處也用困
者取困而學之也　以上皆於當時用用困却不於有困
怨時用謂預學成箇困以本領在平日使困來時有困
之事也可以窮而通是困之本領寡怨卽窮而通亦卽
德之辨是困之事　悲天憫人未嘗无但爲己之悲憫
則无故不言无怨言寡怨　并以辨義亦是平日用井
使德成箇井而臨事時有辨義之事　怨寡則德之成
辨矣德成是用井之時成德是用井之處　成德而更

加之涵養則成性存而道義在其中有居所所而遷之本領矣辨義則居所所而遷之實見諸事也 用巽與與用井同一功夫行權與辨義同一境界成性存存之後則處常而有井之事處變而有巽之事矣

第八章

此章亦尊卜筮之意意盡首句以下總釋明之 爲道屢遷至末大意言易于道甚該無在不有以及人 人亦無在不有可取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首句總冒全章言易无在不以道及人人亦无在不可從易以得道忘易則是有可取之道而不取於義不可也 不可遠非遠易則不得道之謂 謂有道可取而不取不合爲人之義與德之棄同意 離去皆可屬身說唯忘明是屬心說教人身常誦讀不遠易書必无此理止可教人遇事記得用易耳故註訓遠以忘 爲道句以下言易之道多是下文隨在有以及人人隨在有可取之故 人之出入其變无窮道唯屢遷然後能給之

前後四句皆統卦詞說變動四句則單以卦言而併以明詞之道所以屢遷之故詞只發明象之道卦之道所從出卽詞之道所從出也　爲道句是起不可爲典要二句是應變動四句是辭　在人在卦總是此道非易有易之道　六位足以盡人物之時勢剛柔足以盡人物故六位有剛柔之變剛柔有六位之變則時勢之理人物處時勢之道總在其中　變動不居以六位言六位之剛柔不居也周流六虛以剛柔言剛柔周流于六虛也上下无常項周流言周流則時上時下矣剛柔相易項變動言變則柔以易剛剛以易柔言　變則无定變則亦不拘故道隨變所之而成則不可爲典要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上節單就道言此二節方就道之及人言末節方就人之取道言三節一氣總言隨時隨處易皆以道授人而人隨取之卽得也　此節以卦言　象是事物之已然度是事物將來當然之理尚在象外而由已然可見將然則以已然示人卽併以將然示人矣　度謂是度人之限度不外道爲之　其指易其出入以度謂易於人之出乎度外入乎度內者皆有度以明之无度則无從見出乎度入乎度也　知出乎度外則懼其不可以處

知內之有度則入
亦懼其易出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節以詞言　又者易又有詞也憂患與故皆就見成發揮亦是已然者父母臨之則誨人以度督人遵度也　明憂患是占詞明故是象詞明憂患所以使人知度之不可不遵明故所以使人知度吉之故倣之即度凶之故反之即度也　故是憂患之由象是占之由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前二句言人半可自取後二句言須藉人以取　率詞揆方雖未能盡取然能盡取之故全係乎此苟不識箇端倪大槩則人語之亦不能信也　率憂患之詞揆之則知方之在于倣故反故率故之詞揆之則知方之在于何倣何反　典常者道之大體又待神而明者道之精微如觀乾初爻則知道在潛矣而未知潛之當深當淺此非詞之所及告者故須神而明之　精微亦即在典常中但人不能知耳故曰潛龍則是以龍而潛其潛必不論深淺而要无害于義可知矣其方只在審義之宜以爲深淺而已　苟非其人二句是反掉之詞言唯

有自取之未盡尚須求其人以取之耳必无无可取也
爲有非人不行一蓍故作易又立卜人筮人既有卜
人筮人則非人不行无害于可取而人之遠易无所解
于非義矣　神而明解見前篇　虛者不憑人是憑虛
也　不虛明
故不虛行

第九章

此示人觀玩之法　存亡吉凶節正言觀玩之法以
上三節法之所以然也二與四兩節發時物之例是
上文註釋體不另爲義　總言一卦中有通義合義
觀玩者法在分求合求之也　只爻有帶卦之義卦
無帶爻
之義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節言卦　卦爻易之所以爲書也故下文言卦爻是
言易書似云　云易之爲言卦爻而已而此卦也蓋原始云
云　也此六爻也蓋相雜云云也原始句言合六爻句言
分　原本也即從也謂從起也要邀也謂攔截之入裏
不遺也質體也體者物之完形之稱有所欠則不成也
謂卦合六爻以爲一象　相雜言六爻則分也分故不

一數不一色唯其時物句釋明雜之義時則多時則變
隨時爲物則不一數不一色矣時物者各乘一時以爲
物也 不知其質則此卦之爻可與別卦之爻混不知
其雜則此爻可與別爻混 人有才德有事勢此人之
所同者人有地位有分際此人之所異者同此才德而
于不同之地位分際用之同此事勢而以不同之地位
分際當之則其所就不同矣此聖人所以合一卦以象
之又分六爻以象之始畫也 地位有上下內外中正
分際有有應无應有乘承比之當否值此之頃謂之時
分 如乾才德也初則爲潛二則爲見生于地位之上下
也如遯事勢也上則爲肥四則
爲好生于分際之有應无應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以下三節言詞 卦爻之象有合有分故因而係之詞
其義亦有合有分也 此節項原始句言言詞有通義
難知易知謂係詞者于初難知其義於上易知其義
也 本末謂原始要終以爲質則初已合上之義在其
中如樹之本最先而統氣上只盡初之義之緒如樹之
末最後而稟氣也 上句不重說初難知只重說上易
知此句亦只承明上之所以易于初不重言初之所以
難于上也節意總言初以後不離初之義以見有通義

相貫耳　本爲末之因而自无因有因而推見之則易
无因而直索之則難也　初辭擬之二句承難知易知
言亦以再醒明難易之意　唯難知故須擬唯易知故
只成之終則言擬之成終即再提撕難知易知一同也
二之字俱指初言辭　擬之者擬議當言何義也功
夫只在擬義不在擬詞　成之終者謂初詞已有其終
在而但爲之發見以成之也　凡人作文字除是不專
言一事若專言一事則第一句出口時便通章之詞都
有言下只未以之出諸口則
如物之生而未形則未成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節頂六爻句言言詞有各象　謂係詞者皆係初上
之詞又係中四爻之詞非冗贅也　取適備足也　六爻
既皆是物以時成而相雜則欲雜陳　一卦之物及其
德而辨其是非畢係初上之詞爲不備也　象詞是雜
撰占詞是辨　雜撰二字皆兼雜與撰互文也　德即
在物中撰德只是撰盡此物非兩事也　爲德有是非
不可不辨故撰出以爲辨之地欲爲其物撰德故撰其
物以用撰意不在撰物也　非此不備而有此適備耳
非羨也　中爻承初上二爻言謂非有初上
又有中四爻不備非謂單中四爻便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詞則思過半矣

此承上二節而言觀玩之法　撰辨非六爻不備者以六爻各有所撰辨也六爻各有所撰辨則六爻皆有可知不待借知于他爻亦六爻自有可知不得借知于他爻矣居者現成於一爻中不待及他爻不得及他爻也此亦只言爻有各義而觀玩之法當就爻求其各義卽在言外見　卒于初只成之終者以六爻同用卦之義也六爻同用卦之義則六爻之義可于言卦之彖詞得之矣僅言過半者以爻中各義通義合而爲詞通義只其半也此亦只言爻有通義而觀玩之法當就卦求其通義卽在言外見　存亡吉凶之詞原兼因卦爻之義而施苟不於卦觀玩則不知有卦之義而於詞之所以然有不見處便不見詞之確矣故必須觀卦象玩彖詞也　上句口氣跌宕下句亦雖然之意猶云要存亡吉凶則亦居可知矣而其義已半存彖詞而智者觀其彖詞則思已過半矣　要卽要終之要透徹全攬之意存亡吉凶皆占存亡者氣數所爲吉凶者理道所爲以氣數得者雖吉凶君子亦謂之存亡以理道得者君子乃謂之吉凶也　知人之才德則宜於何地位分際用

之可知知人之事勢則宜以何地位分際當之可知故觀彖詞可思過半　彖詞爲占得六爻不動者設爻詞爲占得六爻有動者設然彖不用觀爻乃明爻詞必待觀彖乃明孔子此章專爲觀爻者言不爲觀彖者言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二節就中四爻舉時物之凡以爲時物之解　時不獨遠近貴賤中正此其凡耳　總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時之變化不一也　二應五四比五皆親臣之象又皆柔位故同功同非必同單就此論之則可同也　同功者其地位之所能爲所不能爲同異位　正言當之所以不同　同功是同以下是同中之異　剛柔已是德善又德之美惡也此德善又卦之德所乘之地如訟之險健是德而在剛爻則行而欲訟在柔爻則止而不能訟是也　多譽句頂位言　柔之爲道三句言四雖柔且利而多咎二雖柔且不利而无咎以中不中不同也　利不利只以見柔之相反太甚非卽以此爲異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邪

三下卦之尊五一卦之尊皆人主之象又皆剛位故同功　此柔危剛勝亦言善不同蒙上節故省文也　貴賤猶天子與諸侯此一卦之三與五不同柔危剛勝是此卦之三五與他卦之三五不同謂合衆卦觀則三又有六三九三五又有九五六五之異如此則有正不正而有危勝之異矣

第十章

此章就卦爻示人以大道規模　未言道是何物只言道之爲物是此樣子　前節此道統體之規模後節此道節目之規模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此道一陰一陽而偏彌宇宙其規模是二爲經三爲緯三才是寫其偏彌宇宙三才有兩是寫其一陰一陽首句似云易之爲書卦爻而已而此卦爻道之規模在焉以卦言之則此道統體之規模也蓋爻之爲卦廣

大悉備者也　廣大句目下三句言有天地人之道是悉是悉備有天地人之道之悉備其量是廣大　廣大是悉備之量悉備是廣大之實廣大而不悉備者其廣大者空虛也悉備而不廣大者其悉備者有限也　廣大者寬其中則張其外也悉備者能盡物則物全在其內也悉似工夫備似成事　有天道三句承明上句物盡于天地人則道盡于天地人之道故有天地人之道是悉備如是則其量廣大矣　兼三才三句申明上三句是就卦畫之六推見有天地人之道　兼兩是就作卦之事言　三句總言作卦必取六畫是作卦者原以效三才之道故易有三才之道也　三必是效三六必是效兩三故知三畫是兼三才六畫是兼三才而兩之既兼三才矣而又兩之可知不是仍只三才而又有所效矣然除三才之道非適是六數故知六必是效三才之道也　兼兩是就以六虛制卦時說非就卦畫時說唯制卦時是虛位故可見一不足又添爲二若畫卦時則三畫已成一卦不得就各畫添人須挪移兩卦分三才則是三以天爲人四以地爲人亂其原象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承上節轉人似云卦固示人以此道統體之規模矣而
卦之析而為六則又是此三才之道有變動之象唯其
為道有變動之象則與卦為統體之象不同故云別名
之曰爻也其曰物曰文皆為爻之狀立名卽皆為道之
變動之狀耳至于詞之吉凶由爻而生亦卽由道之變
動而生耳　通節之意總言爻是道之變動　卦原是
六爻合成故分之卽為六爻　三才之道原是三才與
三才之一陰一陽合成故分之卽是三才卽是一陰一
陽　變動原在統體中非統體之生出始為變動陽　如天
對人對地不同是變動天之一陰對天之一陽不同亦
是變動　非以道有變動為爻之字義謂既是變動則
不得與全體同名故又另起一名以別于全體之名也
　卦筮也掛也皆所以成之事爻交也效也皆己成後
之事六畫一畫皆可通稱但六畫己稱卦則一畫須稱
爻猶學皆可稱庠序學校而國學己稱學則鄉學須稱
庠序校以別之耳　爻有等三句申明爻之事以見真
與道之變動合道之變動是有等相襍有當不當者爻
之為爻亦然故與道之變動合也　三才之道本无不
當其有當有不當者以乘之者言猶爻无當不當以所
値之剛柔視之有當有不當也　六虛是象天地人之
道剛柔乘之是象
天地人之由道也

第十一章

此指作易者之心法以勸人敬慎凡學易用易者皆有敬慎之心者也但恐避畏懦之嫌則有不能推致不能終守者矣故就易指出此是聖人心法以爲之勸　上章言道此章言謀道之道是聖人作易是就其觀玩所得筆之於書以爲己爲人是謀道之事也　聖賢之學要而言之一敬而已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是周當代殷之時此時而欲盡臣節則恐傷天人之心欲順天人之心則恐失臣節故文王與紂之事處之最難得當故聖人有危心故見于詞　詞危謂其詞出于危心　危者以下釋明所以見其危　使平使傾是理之本然　非有危心乃故使之但必務發明此理便因心之危也　使平所以勸危使使傾所以戒易戒易甚大不廢是　戒易之橫分无不遍懼以終始是戒易之直分无不到　懼卽戒易之意以終始

謂與事相終始也　其要无咎見戒易之旨出于正所以不害爲聖人之詞　戒易非欲人免凶也欲人免凶卽免咎耳　詞之道如此故知出自危心

第十二章

上章言危心之可有以勸人此章言危心之不可無以策人皆教人操心危也　知險阻是危之由悅研工夫是危之實學者學之則无忘易之戒而敬觀玩是也　前四節言聖人惟知險阻而有悅研工夫故能明理而易可作以見人必有危心乃能明理而易可用後三節就易指點險阻以證聖人之知險知阻與聖人之知險阻卽有悅研工夫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此節是聖人之有危心　恆易恆簡以上是反跌之詞以知險知阻爲主總言似无危心而實有也　知險阻則心之危不待言矣　上段言事前有危心下段言事時有危心　健順以人言知險知阻以知言是一聖人

事非兩種人也　健是仁之力量卽不藉勇而裕如也
勇勝則發之无遲同爲易順是仁之體段卽循理无違
也循理則於事无勞役爲簡有危心者必有遲同有勞
役故无遲同无勞役者似无危心　恒易恒簡其遲同
在事先勞役在事外　人不能見就其事正視之則一但見
其无遲同无勞役也　人行卽行事德行者表裏如一也
聖人性之者也而人性之爲道仁待智而發智仍並
仁而行仁發時自易以知險悅心在其先仁行處自簡
而知阻研慮在其旁單就亹亹觀之則止見其易簡兼
觀其先其旁乃知其又有因知險而悅心以定吉凶有因
知阻而研慮在也　險阻同指一處但知在未悅心前
則是未有出現而先知之故似自高臨下而知險自高
臨下者人在境前亦知只是虛知其槩也知在悅心後
則是已出現而知之故似自下趨上而知阻自下趨上
者人在境後亦知是詳知其實也　險阻皆非理而合
得凶處非天下之事盡險阻但每事必有平險通阻兩
途出此則人彼必无獨平獨通之途无險阻爲鄰者也
知險知阻謂兼知險阻非單知險阻也　知險者預料
其有是知阻者既見其有是知而記之不忘也　知險
阻如舜之大智悅心研慮如舜之問察隱揚執兩定吉
凶成亹亹如舜之用中　知險所以
懼發之差悞知阻所以懼行之出入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節言聖人能明理以成己是有危心之效　知有險則恐其入於險而求實見所謂平所謂險既實見所謂平所謂險則慰其欲見之心而說　悅字以效驗包工夫言之聖人之察理只是操心一照便明工夫輕淺无工痕迹故只以效驗紀之　知有阻則恐其入于阻而嘗顧視所謂通所謂阻顧視所謂通所謂阻則所謂通所謂阻愈著愈察　研字註訓審亦以效驗言研諸慮非研以慮也　慮如大學安而後能慮之慮謂臨事再審一番也　凡人慮所已知皆不費力而慮不獨聖人但聖人之慮莫之為而為學者不用其慮則不能慮耳悅諸心者是非辨也是非辨則吉凶可定矣　吉凶一路明則從是而違非一路无走作所謂成亹亹　亹亹是行而成之者則研之知也　聖人之仁无知以導之亦不行其亹亹不必无成之者　但有亹亹可成便是聖人學者能成之未必能亹亹也　亹亹所寄寓之迹是簡亹亹是簡中之力量即易也　此天下是自己所行于天下之事非指天下人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二節言作易 象占是故二字統冒二節是通章要害全旨總於此見 象占是畫卦係詞前工夫 上節悅心研慮只言明自己行于天下之理而必先明于天下變化云爲之理而後明于己所以應之之理故悅心研慮卽有知變化云爲之器來在其中而可以出之爲變化云爲象占也 云爲皆有善惡人之吉凶有變化所命者有云爲所致者而皆可以趨避 變化云爲皆是事吉者事之屬將來得吉者也祥者事 有將然之理卽吉所由生之理不外所謂幾但是幾之善者則謂之祥 象事占事謂就事而象占之見易非憑虛懸度變化二句又先發明所以爲占事象事也註中二故可以須善會非言聖人恃此而知此雖可以知而非聖人知險知阻之大智及悅心研慮之工夫亦不能知卽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而非至誠之人不能知也 象事者模擬其事之器也占事者卜度而事之來也 知器知來謂先已知之而象占不難非象占而後知之也 悅諸心定吉凶是初知研諸慮成亹亹是知之不去 變化云爲只就聖人所見者言然萬古總此變化云爲吉祥故而復新故象占一時之事卽爲萬古象占知一時之事卽知萬古之事也 象事卽擬其形容象其物宜占

粵雅堂校刊

事卽觀其會通行其典禮　事之器不勝寫故欲寫之則求其影似　器兼事之體段與善惡言取成定之意正對來之未成未定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日氣承上節直下謂既象占而以易書寫之於是天地之能成成而百姓得以卜筮而與能矣　成能是成示人以器求之能有變化云爲吉祥卽有可象可占是天地人設位卽示人以器與來矣但示而未顯則能未成聖人出其所象占以爲易而示人是成所未成也　一生二二　生四變化云爲總自天地開闢始故以天地設位統之變化云爲常人不能遍覽縱能遍覽亦不能　知器成知來唯聖人作易而後盡揭出其器與來以示人　能能兼卦詞言前聖成天地之能後聖又成前聖之能　先　使人定吉凶是覺世之能後使人成亹亹是濟世之能　人謀鬼謀謂人謀後又加以鬼謀鬼謀二字方切易言　鬼謀者揲蓍以聽鬼神與之卦爻是謀　諸鬼也謀者謀所値之變化所出之云爲是何器何來與能者與象事占事之能也聖人象占而器來明今器　來亦明卽與能象能占不異矣　明于器來則亦吉凶定而亹亹可成是卽與定吉以成亹亹之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下三節就易中之事指點有險阻以証首二節聖人之事 知險阻者不獨知有險阻併知其多且易入而无倖免也下節以情遷正多且易入而无倖免之意有險阻則有可知有可知則知者必知險阻多且易入而无倖免則知之安得不畏畏則安得不盡研說之功故指出險阻便足証聖人之事 此節是發端末節是足筆以下節爲正文過文口氣似云由是言之是聖人之能作易蓋出於有危心也而今就易觀之亦可以知聖人之不能无危心矣易之所以爲成能與使百姓與能者何也蓋八卦云云矣 告之言之以使吉凶可見則示人之顯己極示之極則人可无惑故是成能而亦所以使百姓與能也 八卦即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皆八卦之相盪耳 上爻象字是活字是事名此象字是板字是物名 象情者情者變化云爲中器來之象情也

象者事之影似情者事之真實一虛一實一詳一畧之意 註曰象謂卦畫言指卦畫說非言直以象字當卦畫二字也 告如春秋告喪告敗之類只報以事之大槩言如左傳言于某之言是陳說事之備細二字亦有隱顯之義 剛柔二句則結上二句說出吉凶可見乃見告言是示人之顯己極也 二句串合上二句事

言之剛柔雜居只承一卦字言吉凶可見則總承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八字也謂總易書言之其初本卦畫就卦畫觀之則剛柔雜居而已而卦畫中已以象告又繼之爻彖以情言則是吉凶可見矣　雜謂剛柔相雜亦衆項剛柔相雜如乾純是剛坤純是柔而自初至上有上下內外中不中正不正之不同則成各項剛柔矣　象情皆兼器來言吉凶只是來而來去器无所麗不能獨見故言來可包器　謂不獨器可見而併來亦可見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上節只提出吉凶二字發端此節方承吉凶詳言之以指點險阻　大意總在以情遷三字以情遷承變化言則是多以情遷又是緊與情相隨則是吉外即凶吉外必凶凶易入而无倖免也　過文口氣似云易中吉凶可見此易所以爲成天地之能而可以使百姓與能也然就其吉凶觀之則誠无怪乎聖人有險阻之知而知之

則有悅研之功矣夫剛柔卽變化云爲之象也而就其
吉凶觀之則甚可畏矣然剛柔之情云有不同而吉凶亦
隨之不同矣　首句是先爲下句情字發明見是多異
不異不是變動不多異亦是未變動　變動卽就雜居
看出一則不見雜則見雜是不一矣　利以究其所以
變動之故　剛柔分有先後交有彼此故變動而其自
太極而分自分而交皆順其自然之勢也利者順其自
然之義　以利言謂人於剛柔輒言其變動者以其變
動是利而不得不然者故言之也猶云變動是利耳
吉凶句承上口氣云剛柔變動則不一矣然无不有情
而情不一則吉凶亦以之而遷矣情字未見不一則未
見遷之因而承上句來則見不一　以情兼以本爻之
情與別爻之情此情字是性情之情卽指下爻愛惡與
下節情實之情不同　此句是論理尚是引起下爻下
爻方正言易中之事方是正承上節吉凶詳言之故用
是故二字接　剛情多義亦多暴柔情多仁亦多險情
有順而生亦有激而生有勢屈而伏有勢伸而肆剛柔
變動皆情之根也　愛惡以下總見吉凶无或不以情
遷所謂吉外卽有凶吉外必凶之意　愛惡遠近情僞
是情之深淺卽情之遷也吉凶悔吝利害之生是吉凶
之深淺以情遷　吉凶是吉凶之正悔吝利害是吉凶
之類　攻是極力相加之意情重故力量重力量重故

損益之事亦重吉凶是合彼已所成不攻固不知吉凶
不相攻亦未至吉凶也　遠近只重遠字言以彼之遠
對此之近也　此愛惡不淺但地遠則相及之力淺耳
義在相取二字取者于物不能全攬總挈而但有所取
也　取是愛惡取物入于其中愛惡所及處便是被愛
惡取去入于其中也　悔自凶而向吉相愛本有益但
隔于遠而被之薄故未成吉也吝自吉而向凶相惡本
有損但隔于遠而受之輕故未成凶也　凡人所不欺
者必是于其人有不忍之意所欺者必是于其人有忍
之意情郎不欺偽郎欺未是愛惡而愛惡之類也　相
感者及于己者輕郎如于身未似攻取之實有所及而
但心知其然者一般如此之交則于己未關成敗但亦
有利害而己　一言之欺亦于人有誤此便是害不欺
反之便是利　凡易三句總結上三段郎覆言以申明
之也　易郎卦爻情郎相得不相得之淺深　近而不
相得則凶句結愛惡句上文言惡是言不相得而近言
遠是言不相得而遠言偽是言未至不相得也或害之
結情偽句悔且吝結遠近句皆帶未至不相得與不近
言省文者蒙上句例見也　謂不然則由此降之或未
至不相得者或不相得而不近而或害之或悔且吝也
節意是指一點險阻上文雖兼言吉凶
而本重凶一邊故此處單言以結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節與上文詞義不屬似是錯簡今姑為之說以取聯絡則是以心與詞之多變而緊相隨比情與吉凶之多變以緊相隨也　悖逆大惡人亦自知非故容貌之間必有愧沮不獨詞也　亂于他人歧故疑則言之亦必入於他歧也　非敬慎不能吉而敬慎則言必敬慎躁人詞多不敬慎也　誣善人以不善終无確據言之確恐見破故以揣度之詞言之如秦檜莫須有三字是也　失其守者先執一說求勝而為人所破不得執也　屈者氣餒不能虛張而降下也　二節總結似云吉外有凶又多且易入而无倖免如此聖人之智豈有不知知之豈有不盡研悅之功哉而聖人尤以如此始能定吉凶成亹亹況在凡人顧可忘聖人易傾之戒而苟且於觀玩哉

說卦傳

第一章

此章極言卜筮末節註易字指卜筮也　上傳天一地二三章皆言卜筮此章之事皆在其中但彼言蓍爲神物此更推究到所以神彼言用天地之數此更推究到明天地之數彼言酬酢佑神精變神德言開物成務冒道耳此更申明開物成務冒道非凡民之事皆言至無復有隱處所謂極言之也亦不外尊卜筮之意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節言蓍之所以神　神明者天地之神明贊於神明而後蓍生則蓍是神明所鍾矣此其所以神也　物分天地之　神者可以爲天地之神招故筮用蓍非卽乞神於蓍也　蓍龜死而卜筮用之神與聖賢死而禱祠之同義皆于天地之神所鍾處求天地之神猶祭天之所主日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節言所以用圖數之故　筮所以用九六由於河圖以九爲天數以六爲地數也　然何以知河圖以九爲天數以六爲地數則由就天地之核之知其數是九六也參天者核見天是圓圓則圍三三三則是三乎奇而成數

也一可得奇而三亦可得奇且用其全兼得天統地爲全之體故以三爲天數始當兩地者極見地是方方則圓四四則是兩兩平偶而成數也四可得偶二亦可得偶且用其半兼得地分天爲半之體故以二爲地數始當

倚者兼定之意如三奇爲九是自一奇至三奇皆兼定以三爲奇之數也　參天者見天是參一而用其全也兩地者見地是兩二而用半也是倂天之一地四已知之矣不然无從知九之連一爲天之數六之一連四爲地之數也故曰因河圖之一連九四連六而用九六實非因河圖乃參天兩地而用九六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節言蓍之功　倚數是方揲時事立卦生爻是既揲時事通節皆蓍者之事　觀變句謂蓍畢就其所得陰陽之畫觀其外內次序而定爲何卦變以六畫之不相同言如乾之六畫皆陽觀坤之六畫皆陰泰之三陽三陰觀壯之四陽二陰泰之三陽在先觀否之三陽在後皆變觀也　發揮句謂卦已定又就卦細觀使其陰陽之畫又是露出老少來而知何卦而用爻也發揮者開發揮揚皆是展出其深之意老少在陰陽之中是又深一

粵雅堂校刊

居也　既下並之後知其所當爲而无所勉強自然爲
之是和順于道德亦是理於義亦是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　上傳己云冒天下之道然道是統名至此始發明
所謂道乃與德義理性命一致者乃見開物成務乃納
人於聖人之地非僅小善凡民之事也道與德義理性
命一致者便非一切道術之謂　身所由之正路謂之
道心所成之善體謂之德身行此則此爲身所由之路
故日道心依此則此爲心所成則體故日德　順者率
循无達之意即行之依之也和之行之依之之安耳　
和順於道德粗近亦可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申
明非和順於道德之粗近而是和順於道德之詳確也
　義者道德之實除義无所謂道德但義之粗近者不
可名義則亦可名道德理於義者其所和順者居然是
義的然是義也　所以處事者是事之宜而節文或未
備則未居然是事之宜或備而未中亦未的然是事之
宜　義之節文未備未中則此事之義有可以彼事之
義混而居然是義的然是義則不可混而理矣理者自
爲一條不與衆義混也　理即其和順又成條理以和
順於義所和順者條理則和順亦條理也　義於物无
私曲是正義於物无妨害是善　不直日和順於義而
必先言道德者以道德之名大於義屬小於大以見尊
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句又言此和順理是爲人莫

可加之事焉人至於窮理盡性至命止矣而此卽是窮理盡性至命則是爲人莫可加之事矣 虛定於天地之先者爲理具於人心之初者爲性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爲命而總不外此義 和順理皆言行而行有知在前故行理亦可言窮理盡性者本有是性而今盡出來也 至命謂合於天道天之命與人之義迹異而意同非卽以己性爲命也

第二章

前廣大悉備章就卦爻示人以道之規模此章又就卦爻示人以道之實際前言道有三兩此言道是陰陽柔剛仁義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將以句起全章立天之道三段又總起下二段兼三才二句爲一段言道之兩不相妨分陰三句爲一段言道之兩不相混不相妨故可兩不相混故可分上截正反之反義之仁反仁之義之非下截正仁不成仁義不成義之非

道體一而用殊體一故可並存用殊故不必相參

順依做也

仁義是人之性陰陽剛柔是天地之命命行而性賦性發而命行一而已矣

天地人有形體有性命廣大悉備章猶可疑於言形體此章正爲此辨也

是以二字總冒下文欲順性命之理所以性命如此而作易則如彼也

性命之理形體之主宰无此則形體毀而不立唯其爲形體之所以立故爲立形體之道理自性命起名道自立天地人起名也

立天之道猶言天性命之理餘做此

陰與陽三字中有共別二義下兼三才兩段分承之餘做此

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是兩有也使兼三才而不兩之是不足以順理之兩有矣故作易必兼三才而兩之此卦之所以有六畫也

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是分有也使兩之而不分則亦不足以順理之分有矣故作易必分而迭之此又卦之所以成章也

每二畫分陰陽則六畫果之是迭用剛柔矣

分陰分陽謂於一才如此迭用柔剛謂於三才皆如此有一才不分陰陽則合三才不成柔剛間迭矣

一色不成文兩色各歸一方亦色少不成文迭

用則雖兩色而
如衆色繽紛矣

第三章

此章釋圖以卦明物之陰陽　陰陽者物之所以然
也知其所以然而然而後可以議補救之法故必明
之本取物之陰陽寫於卦而恐人不知卦是寫物
之陰陽必以卦寫之物之處示人以是卦當是物而
後人悟卦是物之陰陽矣天地定位
習句皆釋圖意是言是卦卽是物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天地定位猶云圖之乾坤以象天地　定山位所以見天是
純陽所爲地是純陰所爲也以餘倣此　山內陰外陽澤
內陽外陰雷陰畜陽于內風陰推陽于外水陽內陰中
火陰內陽中　凡一陽者皆陽雜入陰中一陰者皆陰
雜入陽中寫了　卦類萬物之情而萬物總各一天地寫了
天地卽寫了萬物矣天地分之合之象止于八故卦亦
止于八人如人首爲天足爲地脾肺爲山澤肝膽爲風
雷心腎爲水火其象亦止于八　天地六子之分也六
子天地之交也其氣止是一陰一陽其陰陽之體段止
是一純一雜其陰陽雜之體段止是雜之于內于外于

中故天地之爲物盡于八地南多天北多地是南北天地之處而終古不移是天地定位也西北多山東南多澤天之氣在東北雷隨之起天氣在西南風隨之烈通氣相薄不相射則以相對見之也八卦相錯言之圖中六十四卦皆不外此八卦而成天地除上爻四句无餘物圖于八物之外无餘象也物有變故須以相錯象之物然八物之外无物以爻只是八物之變也伏羲有四然然正恐人不知六十四卦不外八卦之爲物故又撮其要爲二小圖其實已具于大圖中矣二大圖其一大又非是卦生之序卽陰陽自生之序人事无所施處非人明急于知故不釋二章專釋後一圖外圓而內方者之章釋外圓一層下章釋內方一層上古郁蔽未開於先等處皆所未明故伏羲作易爲開天明道之事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節恐人疑仍作生卦之圖看故辨之言生卦之圖是逆數所以辨此之半不可逆數非生卦之圖也因此圖圖亦一數卦之下統七卦與大方圓无異故恐人疑无二此意不知一方之一圓之已變之以示人不同況者是生卦之圖則亦當依方圖先生者在前未生者在後須遇轉數之皆如知來之逆矣今圖自巽至坤則逆自坤至

乾則順益知非同方圓之意矣

第四章

此章釋圖以卦明事　事之陰陽　上章類萬物之情此章通神明之德也　事者神明之所發事之所以不同則神明之陰陽分數爲之也　萬物是氣之粗神明是氣之精物之陰陽分數既明則物之事其陰陽分數亦可明矣然此亦非上古淳樸之人心所及故又以卦明之　此是釋大圓圖內方一層此一層卽將大方圖最上一層析累而成之方是變化以見不同而自乾至坤其序亦與圓圖同與方圖不同益可知另有義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專釋動象散等事也不是釋象物故艮兌竟无物象　若以物論雷風不見當置中水火山澤不見當以次置外唯及物之事先者受加後者加之有中外之象唯動散等是及物之事而有先後故知圖是明此也此

全就卦之位次悟出　動散六事皆顯仁邊事藏用正
六事之藏也與下章兼顯仁藏用言之不同同此卦而
義文於其中各有所取用也　凡物皆首得動散次得
潤晅次得止悅而後自生而成　但親下者得之一歲親
上者則久速之時不定耳　只以雷風雨日之動散潤
晅以例凡動散潤晅不限定象雷風雨日之動散潤晅
也止說亦不限定天地之艮兌之止悅　雷以動之謂
圖之震居中左是象天地之雷以動物以見凡動皆陽
畜于陰之事也餘做此　陽本動激以陰則愈動陽本
散推以陰則愈散　動是起其陰陽之止散是疏其陰
陽之行之滯潤是助其陰晅是助其陽止是助陽以堅
其陰悅是助陰以足其陽陽足而後質成風雷雨艮向
陽事多得兌陰陽乃平　雨水之升日火之精部水火
也皆是陽伏陰中陰火陽中　山澤之氣成形則爲山
澤夫成形則爲艮兌艮兌者陽內陰外陰內陽外之氣
物形已足之後天地之施以成物者以氣不以形故言
艮兌　此以艮象所以止之氣與下章蓋其異爲止象
不同　此固乾坤之位與大方圖无異其爲在之藏之
亦以中六卦之位次看出　不與上六事適類皆不當
與上六事併爲一圖而六事之外只有君藏　事與之
相類故知是象君藏也　天地生物之事除六事外更
无事而六事主宰于天叅黐于地又不可謂六事之外

天地遂无事也　六事亦有地氣所爲而陽主倡陰主隨則總其權者天也六事亦有天氣所爲而既成之渣滓藏歸之地則司其積者地也　非神明之德純陽而健則終不能復始君者純陽之事也非神明之德純陰而靜則成而擾以傾之藏者純陰之事也　此藏是存留之義與藏用之藏屬自有而无者不同此藏是神明之藏物彼藏是神明之自藏此藏之有閒而後復見則彼之藏也在一歲言之此藏是下章之致役乎神　六事只生一時之物物之所以古今積而愈多者君藏之功也　聖人明此章之義故能因人事以知氣稟而可以施剛克柔克之政教

第五章

此章釋文王之圖是以卦明時　有物在于順時故聖人必爲人明之　如以震象帝出是明天氣臨此位之時是發生之時也　此與上二章同一卦畫之陰陽而各有所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彼見震之陽動陰下有雷之象此又見陽動陰下有成氣初起之象彼見巽之陽散陰上有風之象此又見陽散陰上有生氣外長之象彼見離之陰包陽中有火之象此又見陰包陽中則陰沒陽露有生氣太虛之象彼見坤之純陰重濁有地之象此又見純陰則順而靜有生氣得養之象彼見兌之外陰內陽是下實上虛有澤之象此又見內陽外陰是內溫外涼有生氣始肅之象彼見乾之純陽輕清有天之象此又見純陽則剛勁有生氣極肅之象彼見坎之陽包陰中有水之象此又見陽包陰中則陽沒陰露有生氣隱微之象彼見艮之內陰外陽是上實下虛有山之象此又見內陰外陽是實能止虛有生氣一終之象

人之畏天者以其无心也言有帝在見无心而如有心也主宰者心之用不敢謂天地有心而但見其有心之用也

天統地言是氣之本體出入是氣之一運行然氣中非有箇主宰之者何以必有常度如此

一出一入循環理也氣必有依理之性是主宰之所從出也

帝出乎震謂此圖上之震居然帝出之象也餘倣此

齊是又出而使物齊相見是又出而使物相見致役是不復有出而亦未入停留而盡功用于物悅是使物悅戰是使物戰勞是憫物之勞成是使物成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物之出入人之所知圖只重明天意使人敬天而及物耳釋圖之義上節已盡此節又孔子自釋上節之言也

謂何以知圖以震象帝出蓋物出者氣出之驗氣出者帝出之驗也而震之位是天氣臨此則物出之位也震東方也又解萬物出乎震謂震之位東方此是天氣臨此則物出之位故曰萬物出乎震　何以知圖以巽象齊而云齊乎巽蓋巽之位東南而東南是天氣臨此則物齊之方物齊者帝使齊之驗故知巽象齊也而何

云齊則言萬物之潔齊也潔者色鮮妍也　何以知相
見乎離以離之方陽明方也而亦天氣臨此之時則萬
物形體盡呈无復隱暗而彼此可以相見也蓋離之方
爲南南方者天氣臨此之時則萬物相見之方也此有
聖人之南面而聽可証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
治非但取其陽明也蓋取此萬物之於我无隱也物相
見者常使相見之驗也圖以離位物相見之方故知其
以離象帝之使物相見也　明是已之能察耳相見則
德之感人人用情也故聖人之南面有兩取法　坤所
位之方天氣臨此方之時物視其時如地也何也此時
爲物得致養之時如地爲物得致養之處也此足以驗
帝之致役故日致役乎坤　物之致養於地是取養于
此地物之致養于此時非取養于此時而非此時不得
致養則如取養于此時也　致養者物既成後不增不
損守常處安從容俟其充滿此盡自養之道也　致是
物自致其所以得自致則由帝之順而不害靜而无爲
也　兌天氣正秋時所臨之方也此時驗之物則有悅
象矣非帝使之悅何以悅乎故曰悅言乎兌　帝在物
中之氣內物中之氣與外邊春夏秋冬之氣兩行是因
物所以驗帝之出入者就其所臨之方見故曰以卦象
帝之出入于其方非直以春夏秋冬爲帝之出入也
悅是悅內氣淸肅不是悅外氣而內氣與外氣同時當

秋而悅則似秋爲所悅也　厭于溫煥則初得清肅而悅人如是則物亦當然也　物當天氣加西北之時是物陰陽相薄之時可以驗帝使之相薄故知位西北是言帝之使陰陽相薄也　生育屬陽老死屬陰秋季之時草枯木落是陰迫陽而力勝之也　戰是迫而力勝之事故以相薄代戰字　坎者水也謂物視其時如水以其寒也正北方之卦謂坎位正北天氣加正北時則寒極故日坎者水也勞卦也謂如此此則是圖以言勞之卦也萬物解上句謂天氣加此正北之時物之以生貌蛻脫无餘返而同于未生之時此足驗帝之休息以使物休息若憫生物之勞而暫逸之者然故曰勞卦也物息時已終矣因其終而不改是成之也而終則有始則因其終而不改卽因其始而不敗也此亦以物之成驗帝使之成　朱子曰此章卦位之說多未詳今必求其文之貫串只得如此說

第六章

今此章再釋伏羲二圖　前第三第四章是圖之本旨圖初只以卦之陰陽寫六事六物之所所以然也然陰陽純雜爲六物六事之所以然者原是神之所爲則寫出六物六事之所所以然便併寫出神之所爲矣

六物六事之所以然爲神之所爲則六物六事亦神之所爲矣故伏羲初旨不必以圖兼言神而實已兼言神于其中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神爲體易爲用體不可見只于易上推之妙即易也天者陰陽之方靜因神之未感而寂也地者陰陽之復靜因神之通畢而復寂也寂則不可見唯六事之行正是神之感而遂通時故可以見神　神者虛而靈也陰陽无心而輕活此是其神　輕活未是神而輕活則利轉善隨此是有靈在其中而使其有必則或自滯而失之猶之人心本藏虛而不虛則靈爽也神只虛之謂而所以靈者虛也故不去虛言之　妙物者使物妙也　妙者有致態而元微之謂物有動有撓有燥有悅有潤有終始是有致有態也其動撓等前有忽然而嬗其嬗

也不見其朕後者忽然而來其來也不見其端是由其
致態推尋上去又有不可見一層是元微也　全句謂
聖人于天地有神之言者據其妙萬物而言之非无稽
而虛誕也　莫疾乎雷見雷之爲氣動之爲事之其力極
重不見有可爲他變之處他變于此亦无可因之處所
謂其壇无朕其來无端也則物之動亦不見有可爲他
變之處他變于物亦不見有可因之處所謂妙物也餘
句做此　水火相逮以下結上文之詞義无兩層　故
是下文事明白之故上文于其事一一核見如此則明
白矣　水火三句是結莫疾乎雷一截變化句是結動
萬物一截　相逮不相悖通氣是天地之自妙變化是
妙物　水火本相反其相逮是妙處餘做此　山澤指
四時中凡陽內陰外陰內陽外之氣言詳見第四章與
上章指淸肅靜定之氣不同　受潤以上是時時變化
即受終時與前時不同亦是變化終時是成以上亦是
所以成也　雷風水火山澤是二氣之妙已足以見神
而至于妙物而後二氣之妙益見益足以見神故此章
是兼從第三章第四章看出而言之然仍用第三章之
序則恐人疑第三章即同此章之旨又恐因謂動撓等
字即承第三章言併疑第四章只與第三章同旨若仍
第四章之序則恐人疑第四章動散等事始出于神第
三章風雷等物未出于神故于第三第四章之序兩不

用而寅用上章之序以上章自言時候此章自言時中物事詞上分明不畏牽合也

第七章

此下五章詳衍卦象教觀象者旁通勿滯也　此章言通神明之德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陽實故有力健力強而不屈也　陰虛故无爲人性健順兩有健卽健其順故健而无傷順有健運之故順而不衰　陽健則爲動物　又始爲動時下爲動地皆理未極也　陰順則爲入物　又單爲入事微爲入勢皆理无拂　同是以二包一而陽性不受拘束況拘束於陰尤見抑鬱故若失所而困陰性卽受拘束況拘束於陽反有賴籍故若得所而依　陰欲極而阻於陽以強制弱象也　陽在內而被以陰嚴上見和象也

第八章

此下三章皆類萬物之情　此章註云遠取諸物此章只緊承上章八卦之性情取象只是一例若廣

而取之則如乾乾之龍坤之牝馬及下十一章所言皆未盡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之爻詞就動爻言則是陽而變者故取龍若去其老變單就純陽之健極取則馬是也坤之象詞就順之健言故取牝馬若去健而單就順取則牛是也取无形之象則動動莫如雷取有形之象則動莫如龍木之生主動木之用主入則木之陰者亦入象也无形莫如風有形莫如雞豕剛陷于柔中雉暗麗明内狗止物羊悅羣

第九章

此章註云近取諸身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首陽之會而身之至剛腹陰之府而身之至柔足下
爲動股下而靜耳內明目外照身之禁物莫如手身之
上開莫
如口

第十章

此章亦近取諸身五
倫皆身所涉者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天地謂統陽統陰如天地與下章爲天爲地不同主
有一无二純亦一也故乾坤三爻皆主餘卦則以獨爻
爲主索而得皆指主爻言　得父之一體者爲男巽者
索得震是索得男而震所以爲男之爻是一索而得者
則是得乾之初爻
故爲長男餘倣此

第十一章

此是承上四章廣之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以陽體卦首言之皆是天象天形圜既爲天則亦爲圜君爲國之天父爲家之天其最陽居首皆同既爲天則亦爲君爲父體之至强者莫如玉用之至强者莫如金金皆至健之象順之至能立能行卽健玉金之强是良美之質之强故可以比天與君父之德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色繁而整爲文形繁而整爲衆不繁非文衆不整則繁不可辨亦不成文衆也三節卦畫之最繁整對者也物先无而後有有至於繁後之極也後之極陰之極也順則不括故能繁順則不亂故能整文衆之德亦坤

粵雅堂校刊

也

震爲雷爲龍爲元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健者自稚而壯蕃鮮者自微而盛廣此象大始之義恐人之忽小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

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序卦傳

發明文王以卦序示人之義通章不靠定一種事說有一卦而承上生下同一事者有一卦而承上生下各一事者但兩卦之間必有相連之義耳講家逐段作起勢乃無斷續亦無罣礙　謂文王之編易非用

生卦之序亦非用方圓各圖之序亦非漫然
位置各由事物相推相生之義而決之也

上篇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上篇何以首乾坤首始之意也以乾坤天地之象有萬物而後有萬事而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是見象形氣之

最先者也　何以乾坤之後受以屯以有天地即有萬
物而始有萬物之時天地尚昏塞物又未得其所蠢動
而見多故物雖少而盈也　受承也　屯者難也所謂
盈也昏塞天地之難也未得其所物之難也如此則亦
盈矣　何以屯之後受以蒙以屯物之始生始生必蒙
也蒙故不能夷天地之難理物之屯即蒙之証也
必蒙是事之自然不可不養是理之當然　何以蒙之
後受以需以物蒙時質亦必稚稚則不可不養也飲食
之道是見受之以需是受之以養也　必有所畜亦理
之當然　泰是可行于物而通安是以安物莫之怨惡
則己安也　通則无憂患而致塞　不可終否亦以理
當然言　豫必隨者愛則生比也不特重拂其欲亦不
知其非也　隨必有事比則无匡救而取敗君臣朋友
皆然也　隨出于善其隨必甚于勉強故致蠱更必有
事者禍敗至不能无為也　有事卽從有事起義不復
承蠱說有大者天下无不可為之事勤必有功也　臨
四陽盛長大之象也　可觀有合以學問言可觀者明
則動也有合者有朋自遠方來也　不可苟合另起況
言不變朋友　致飾二句又以文質之運言不變物之
合盡極也飾无以復加也文極則生靡僞靡則物力不
給偽則人情難副必致徵咽廢食而併去文棘子成之
論是也不可終剝又另起義不變文質　剝之不已

則盡矣而物不終于盡此盡訓无　原有此物則天地
原有此氣非天運人力所能剝則已生者雖暫窮而未
生者必更生也　上者已生出外者也下者方生自內
者也　反者有與无反也有下生者則无反而為有也
　則不妄又另起義以人心言至大過止　不妄者不
全妄也　性眞也私欲妄也心有性復則不全是私欲
矣　无妄卽不妄无妄之卦亦非六爻皆不妄但有不
妄者全无妄之機故直名无妄耳唯如是故下文云有
无妄亦唯如是故尚須畜　畜是積畜養是涵養一成
其未成一保其己成也　不養則不可動是反言養則
可動是歟後語言後有養則可動矣句在　不成未養
則无為動非為也是變動之動權之謂也故與大過義
切　大者養而後化化而後悟權　不可以終過又另
起義就凡物之事言不粘上文不成養而可動者有終
過可戒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世閒過事君子小人
俱蹈其中故大過一卦可以受頤可以生坎頤者有此
物亦有此也　不可終過者過則必陷欲止于過而不
得非可暫不可久也　困則求援物之情也至是而可
宗不可宗生焉禍福益不可知矣故
過宜戒也非以麗為過者生路也

下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
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
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
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
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
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
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

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下篇非書之始亦可繼離而序不另爲始下篇之卦又非義无可繼離者而必俟另爲始　聖人因下篇之始而斷之之爲始者專欲借其始以明夫婦之爲始也故于他卦之可爲始者亦不取于夫婦爲麗之至親其義之可繼離者亦且置也　自起至受之以恒釋所以首咸恒夫婦爲始而咸恒爲夫婦之道故首咸恒　自有天地至禮義有所錯言咸象夫婦非事物之大始而爲事物之小始故不可以配全書之始而可以配後篇之始天地似祖夫婦似宗　然後有夫婦以上見非大始有夫婦以下見是小始有　夫婦然後有子有子然後夫爲父子者人日生也人日生而後衆而後立君以臨之　立君而後不得不立臣以爲輔　衆有父子人之所以衆也有君臣以下事之所以繁也　父子夫婦君臣倫也上下分也有夫婦是以有唱隨之　分有父子即有兄弟宗族是以有親疎之分矣今又有上下則分起乎備矣分在則義起義起則禮生　聖人之裁義制禮以起乎此生乎此者還而措乎此也　父子一體不俟乎久　君臣道合不得必久唯夫婦久之乃久而又必在于久久之即是所以盡夫婦之　分即是夫婦之道夫和而敬從而義皆所以久之也　恒之後何以受以遯以久有

可亦有不可如夫婦之久可也若物之久居其所則不可也　所者所居之處由其當不隨時而移故不可久卽夫婦所以久之道亦不得執一也　壯晉承遯是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之義直承退非其所下无係累則道力強也此是此消彼長與下文止漸屬一事之屈伸則不同　家道皆恩掩義而加恩親勝之地其道勢必至于窮　窮則勢必至于乖　凡物之乖必相爲難不獨家也　難窮非所堪必恩所以靖之而靖難之道只在反難之所以生恩則得之是不可使終于難也　解難解則心縱之緩故以解卽緩也　損必益益必決卽難必解解必損之理　連接數卦象世界中此事循環不已　覆盛之鑒甚多也　決如決水之決若自毀之去也　夬之後何以受以姤以夬者決也決亦有利者如因有所蔽隔而不得遇者則決之卽得遇學問之窮理人己之應求皆是也　姤之受以萃則就朋友之相遇言相遇而後相知相知而後相戀也　萃之受以升亦以朋友之相聚言君子相聚則相表章薦引而同上于朝矣　而同立于朝又相推相援而上而不已竟可謂之升矣　一進亦是上升則如升階之升層進而高也　一泰一否天運之常君子道不常長故升而不已必困　君子不戀寵祿故困上必反下至此始終萃後之局　下未便是井道君子之下則若將終身焉下而不遷乃井井道也

粵雅堂校刊

道句另起義　人事守常之中亦有不覺之變革非改其常改其變以復于常也　為非常之事必藉非常之具猶革物之必以鼎也　鼎家之器也而凡器不可无主　事之既成猶器也事既成又當講其所以居之德既成而托于閑存業既成而托于其人皆以長子主器也　能主者即有得主之分有得主之分即是長子震為長子之象亦為動象其受之以艮則就動取義也　止之謂當止之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止正為動計不可終止其驗也　動之有力若禁之不可極言不用作致也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前而不已必至其逐之盡處凡事皆然事就為學說亦可　歸只是事之盡頭處事做到盡頭則其事之規模必有開廓光景如治功至博厚必發為高明致知到物格則豁然貫通修德到有誠則形著明動是也　得所歸之大其大是自然之效愈大亦无敝然大亦有有敝者出于有意窮大者也　失其居者非大者不可據乃喪其本所有也亦非窮極方失乃即窮即失愈窮愈失也總是无益反損泰皇漢武之耗傷中國子張之堂堂不可為仁是也　稍圖分外便是窮大止足者小亦足不止足則不窮大不已故過分者事未是窮大而志則亦窮大也　旅者去所居而為客也　无所容則所得之大不可據也　旅而有所容則是以居易居猶之可也而旅者于人

无積素之致誰能親附　容我之處我得居之无所容
郎不得居也一已失其居又无所容勢不得不降心下
氣就失者求復得或就不容處求苟容視不窮大時所
就亦隨矣究窮大之後雖能善終亦不過如此　入而
後說另言與之善不粘上文　旅而後用入所以可恥
若在于自已則自善道也　人是工夫悅是效驗已能
入物物必悅之君之治民士之求理皆然　所以入不
外與之卑順　悅而散又另言悅之敝　人之悅則為
已益已之悅則為已患　志不滿不悅志滿則心會縱
弛也　離披離即散也不可離以理不當言　救離以
矜持矜持則斂齊節之意也　節而信又另言節之善
　初時外面節去浮華久之而內邊不覺長其誠實矣
此治人修已返古之道也　有其信又另言信之做信
无敝而信會生有有則有敝矣　忠信可以為善而以
忠信為已善而不篤信而不好學安得无過　有者自
已見得足以為有也　信者无不本心之行也必行之
者於本心之行加以必心必者務篤其信亦請使无可
議也兼篤信不好學二意　人之信者其行雖不合義
亦要之在善邊故雖過亦小得信而不得義亦是小過
于人　過物必濟又另言過之善　信者之過于義總
由信之力過于人為之故總可作過物看　勇雖不能
合義而義之不餒亦賴勇配之上段戒尚勇此段勸養

勇也　物所當爲之事不可窮或了一件又有一件既濟之後受以未濟進過物者以健行恐衰于有功也

雜外傳

此章發明序卦中兼示人對待之義天地間有流行之理有對待之理不知流行之理則不知繼往開來之宜不知對待之理則不知前後左右之備皆不能盡道故聖人必兩之示人流行者是一陰一陽對待者亦是一陰一陽伏義畫卦只任一陰一陽摩盪前去而流行對待之象皆在其中文王序卦亦見得因其牽連之義次之而對待即在其中故用之也蓋流行之陰陽與對待之陰陽同有此數畫得流行者亦盡得對待者而流行亦一陰一陽則其切相並處必兩節敵體適均而後相比附此即待合對待之數故流行之序眞則對待之偶自不離也若非自然兩得而序流行時又強存對待則流行之序便出于穿鑿非聖人之言矣　天地直之而爲千古而爲八極總同一體段　上章寫其直此章寫其橫之而爲橫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謂文王之序卦順流行之義而於對待之義仍整然不亂其流行之一節即對待之一端即如卦序乾坤相連

是一對待也蓋乾剛坤柔正相反而適相敵所謂對待
也　變亂故用師而用師亦有毒天下之憂比反此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與因不肯求求則不待與義取相无爲反對非言求與
相應也亦如此方切臨觀之求與正物嫌于尊己君子
之所不
得己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以未安而動是愚自知暗而止是智　起止動靜也互
爲其根故相反而不能相无　衰以損上爲終以損下
爲始盛以益上爲
終以益下爲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健非易止故能止必藉時勢健動本利故不利是天災
天下有偶然之福亦有偶然之禍故君子不以福而自
是不以禍
而自喪也

粵雅堂校刊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世治有漸道亨有候故君子之羣有己上時亦有方上時君子知之故不欲速也 不來者方往而未返也推之可知君子既聚則思返自輕則不敢怠怠必由于不輕各推一層方見相反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頤中有物有也賁止其文明无也而要其終則有者化无故名合无者生有故名賁 一自有而无一自无而有正相反也 食即頤中有物四字省文无色即止其文明之意

兌見而巽伏也

見伏取邪惡之機有淺深以伏非好字面見之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由始而生亂蠱因亂而開治反之著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復極亂與始治尙相似而己相反反之微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出地入地勝負相反以明爲主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困出陽掩陽

咸速也恆久也

全得咸道則速通全得常道則可久當從全象起義事物有能速能久道術有用速用久而咸恆象之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水加以風則散水涵以澤則止 動所以能出動在上則既出矣難紓象也不獨是險且能使人畏而不敢前犯難甚象也 天澤異情則骨肉路人風火一氣則四海兄弟 否泰天地之通塞相反之類莫大於此可以

爲凡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君子進極則止止言進也極也進方至四似乎未極然進而不已則困君子以三之二爲已極矣以此反退見君子之所取乎進者少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大有五陽歸上柔未見非勢力所使同人五陽歸下柔則明非勢力所使矣此得民得心之象也大有柔主情勝同人剛主理勝大有之應善在中同人之應善在正亦一主情一主理情順人情理順人性此所以得民得心之義也　衆親相似而有辨亦相反之微者　革鼎亦事之相反與序卦取象承異例　一去一取是相反也因新故美惡不同故應之之事相反　過理非人心之眞是信則不過故適相反　小過中不虛而外柔散心盈而行不篤之象所以致過中孚反是　事以物交而生交少則事少故親寡與多故正相反

離上而坎下也

陽事而包陰則併陰能舉之故才性一于上陰多而包陽則併陽皆降之故才性一于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小制大進在大以小隨大進在小順逆相反利害亦相反　寡言不能畜不處言可履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需不進從險訟不親下險同一遠小人而有抑抗之反因勢異也　大過以下因韻之便而錯舉之　大過與頤對大過上下二陰外閑不固則盛德傾覆頤上下二陽外閉堅固則微理壯長也　中四陽象衆正之已老成中四陰象中正之方稚弱　姤與夬對小人在下則君子容之不盡絶小人在上則君子去之不少留　漸與歸妹對止而巽是能待待者能有歸而不終於女悅而動是不能待終于女者由于不能待待男行後有與

粤雅堂校刊

女之終對者女之終前有與待男行對者各舉半以包全之詞　君子得位則天下事可濟君子失位則天下事不濟定三陽得位也窮三陽不得位也

周易本義註卷之六

譚瑩玉生覆校

右周易本義註六卷　國朝新會胡方大靈撰按南潤文集稱先生由番禺籍補諸生久之充歲貢講求義理之學敦崇實行僑居南海之鹽步學使惠天牧艤舟村外遣吳生者至其家求一見急揮手曰學使未蔵事不可見出吳而扃其門試竣仍介吳生則假一冠投刺至長揖曰今日齋沐謁知己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遂起惠嘗語吳生曰胡君貌似顧寧人豐厚端碩皆富貴福澤之象不於其生必享大名於身後後於嘉慶朝請從祀縣學鄉賢不果至道光朝卒從祀郡縣學鄉賢粵臺徵雅錄稱門人私謚文介先生著有四書說莊子註唐詩註鴻桷堂詩文集何西池箋其梅花四體詩謂皆寓言講學如白沙子之

以詩爲教也惠學使取其制義合明季澄海謝霜厓元汴番禺梁未央朝鐘文刻之名曰嶺南文選南潤又稱惠學使上薦疏於朝略曰人品端學術醇一介不苟五經盡通能詩工書註四書及易卽是書也多所開發接理學之傳其教人從日用酬酢求義理從彝常應對見文章大要以力行爲主不徒語言文字也惜其年衰老不能効奔走之勞尚足備羽儀之用伏乞　賜之命服併依古養老之禮令有司月致羊酒以寵異之俾士子咸知讀書立品實雍正四年事也學使以漢學世其家所著易說　四庫提要稱其雜釋卦爻以象爲主有意矯王弼以來空言說經之弊徵引極博學有根柢其精研之處實不可磨是書專註

朱子本義而顧推重之如此知通儒說經原不分畛域也
已經刻者竄亂分註本義中名曰周易本義闡旨釐爲四
卷卷帙厚薄參差茲從呂四如上舍假得手寫稿本無闡
旨名也且實作六卷與阮通志同謹仍之略爲校勘而重
梓焉道光己酉餞春日後學伍崇曜謹跋